

12 JUL 1937

SINSIBEI



一期四第

章弋如：國防前線的展望

劉亞生：知識分子應該覺悟

豐園：西北民衆當前迫切的要求

李惠元：給青年朋友的一封信

黃虎：旗

江俠：浮戶歌

丁玲談陝北文藝現狀

西安通訊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新西北社編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廿五日出版

新西北 第一卷 第四期 目錄

時事瞭望

現階段的中國政局 國民大會選舉的前夜 廬山訓練及談話的意義 川康軍整理問題 王外長對日記者談話 國防前線的展望……………章弋如 (P.3)

論

在國內和平統一中應有的認識和

願望……………惠民 (P.61)

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劉亞生 (P.5)

西北民衆當前最迫切的要求……………豐園 (P.30)

馬德里的國際義勇軍……………高素譯 (P.32)

給青年朋友的一封信……………李惠元 (P.25)

著

傳記：太平天王洪秀全……………江弘基 (P.3)

人物志

丁玲會見記……………浩歌 (P.35)

何澤羣訪問記……………黎夫 (P.46)

康清訪問記……………黎夫 (P.48)

旗……………黃虎 (P.18)

文

紀念日……………李致中 (P.20)

浮屍歌……………江俠 (P.39)

寄遙遠的沙漠……………濮澄 (P.44)

藝

向戰士哀悼……………江俠 (P.45)

紐罕什爾的春天……………瑪開 (P.35)

雜俎：丁玲談陝北文藝現狀…………… (P.41)

故鄉學校生活的一段回憶……………劉蕙俠 (P.10)

不要做害羣之馬……………勉之 (P.26)

西安通訊…………… (P.43)

時事瞭望

現階段的中國政局

歷史的發展，有和平的段階，有飛躍的段階，「九一八」而後，中國反日情緒的高漲，到西安事變，算一個破局的飛躍，這一個破局有三中全會來結束他。三中全會後，國內和平統一的空氣，支配了整個中國的輿論，但是統一政策如何？統一的前途怎樣？抗日具體方案如何？在這一個期間錯綜複雜地在發展，總之中國問題，必須從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上談起，但是，在對外的過程中，中國內政問題必須配合起來，僅之喊出「民主」「和平統一」幾個口號是不夠的，是的中國必須有民主政治，中國必須保持着和平統一的局面，但是這些都必須有條件附加，不然，抗日的路子，遲早是轉回來，和平必定要召來戰爭，中國的前途，終於要走到更黑暗的境地。現在我們要拿出當前幾個重要問題來，加以檢討，也或者可以看得出中國政局的趨向來。

國民大會選舉的前夜

國民大會醞釀業已很久，在去年有許多省縣甚至作了初選。近來因為中國問題集聚了許多，有從根本上加以結束，加以決定的必要。本來國民大會是要制定憲法，及決定重要國策的，憲法問題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問題，關係着今後的国家命運，但是從現在中國這種局面看來，縱然能產生了一部好的憲法。能不被人歪曲，而葬送於一些臨時法上，誰也不敢加以保障。

除去憲法問題之外，有兩件事應該決定，第一是民族統一的綱領，第二是抗日救國的綱領，前者是對內統一上所必須做的工作，我們因為不願被帝

國主義者在我國領土內盡挑撥離間之能事，行割裂的事實，所以我們取某種方式，將各種族堅固團結起來，完成中國的解放運動。後者是中國當前最急迫的問題。「九一八」而後，日本在中國的橫衝直撞，不但使中國走到了滅亡的境地，而且破壞了世界和平。對整個人類文化都是一大威脅，所以我們要維護世界文化，我們自己要死裡求生，所以我們一定要集中力量對日一戰，這已經成了天經地義的事，不能不在國民大會，作一致的決定。

其次再談選舉法問題，我們認為應當徹底改正過去不合理的條文，取消公民宣誓制，取消圈定代表制，取消指定代表制，使各黨各派，各種民間團體，都能參加選舉，成為其正常的普選。要承認學生團體為合法的民衆團體，軍隊間不應由官長包辦。在選舉中男女應絕對平等，東三省應成為特選區，加入義勇軍代表。如此纔是全國民的大會，而能集中全國民的意志。

最後在國民大會之前，中央應該開放黨禁，保障人民自由，讓蓬勃地發展起來，讓民衆得有機會發展他們的意見，假如政府能這樣賢明，全國民衆是會一致擁護的。

廬山訓練及談話的意義

從七月起，中央要在廬山訓練全國師旅長以上軍官，訓練高級警官，及全國中學校長，訓育主任，同時並約大學教授各流學者談話，全體人數在幾千人以上，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在國民大會的前夜，國家整個問題，都等待決定，如果能將各種良好意見和策略，集合起來，對於政府決定今後的方針，是有很大的幫助啊！其次政府將其懷抱和計

劃傳達給這些「高級民衆」，或者說政府與民衆更接近些。但是我們神經過敏的人們，常常覺得，這種談話是否有多少效力，政府假如有決心抗敵，何妨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向全民衆表示。這一部份。「高級民衆」是否能代表了民意，在民衆中能發生多少力量，還是問題。話說回來，事實勝於雄辯，廬山這次訓練，在歷史上總要有他的地位，無論如何，全民衆抗日非常堅決，而廬山訓練與談話，就是最好的試煉。

川康軍整理問題

自從紅軍打到了四川，這「天下未亂蜀先亂」的四川，便不平凡了。紅軍退出了四川，而四川的政局，却回不到以前閉關狀態了，顯然地中央的力量，在四川的軍事政治，漸漸地佔有了優勢地位。但是劉湘這位將軍，能夠將劉文輝驅到川邊去，也正是使中央力量插進四川的最大原因。在最初兩方面還沒有多大意見，但是經過長時期的磨擦與認識。於是誤會很深，由嫉視而走到了不相容的地步。在西安事變前，局面本來已經很嚴重，蔣委員長曾流頤視伺到四川與劉湘談判，內容就已經有整理川軍一項了，不過因為事局的轉變，會發生了許多曲折，西安事變後，因為許多原因，兩方遂相演愈烈，甚至發生了劉湘軍射殺中央軍飛機場中飛行家的不幸事件，再加上重慶中央銀將人批現款運回漢，一時謠言日起，兩方互相戒備，局勢成爲不可一日。

在這種局勢下，中央不得不提出解決方案，最初對劉湘曾提出六項辦法，大半是關於軍事的，劉湘也曾提出幾個意見，信使往還，但終沒有解決，事實上，我們相信在現在和平局面下，不會有人敢冒天不諱想以武力相見。而且兩方面的牽扯還非常多，正因為如此，和平與實力既都不能用，意見的講和，便非常困難，現在看來，大致沒有大的

問題，中央要派大員——何應欽，等——到四川去，川軍的整理，在中央現政策下，是勢在必行的，但是中央在川力量也須有多少讓步。

需要抗日的現階段的中國，正宜各黨派，各實力派間作真誠的合作，萬勿在和平統一口號下，作打倒外人的愚策，請以國家民衆爲重，解決問題就容易多了。

王外長對日記者談話

王外長於本月十八日接見日本新聞記者，在若干臨說中國外交立場，非常重要，現在將他連貫起來，寫在下面。

「目前世界有兩種力量，一種維護和平，一種促成未來戰爭，中國民衆素以和平，深盼維護和平力量戰勝一切。……與遠東有關係各國，如能召開會議（特別會議）結成太平洋不侵條約，對遠東和平，特大有裨益。……我國外交方針在求自存與共存。……中國最近並非排日，但苟有施以侵畧者，不論何國，必起而抵抗。……希望日本尊重中國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循外交途徑，調整中日關係。……冀東走私等問題如不解決，則一切政治經濟新措施，都不易生效，……中國政府用適當力量，防止走私，係天經地義，吾人誠不能意想，將因是而惹起不測事態，至入口稅率，任何國家本國酌情形，自動調整，但一般非法商人，不能以走私爲挾減稅之代價。」

從以上所引的各點看，已足以看出談話精神，可惜談話對象，不是川越，不是喜多，不然我們該得到更大的痛快。但是這樣還是不夠的，外交是政治的一種手段，而政治又是一種力量。沒有力量的外交，不叫外交。中國外交應有讓步的最低限度，這限度就是不損失主權和領土，假如超過了這限度，則寧願用實力解決。我們覺得現在所有的實力，應當放在外交後面，成爲實力外交。

其次在外交上應運用民衆力量，在武漢時代的收回英租界，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要想得到民衆的力量，是必須給民衆更多的自由，讓民衆自己組織起來，纔不然徒孤軍轉戰，既得不到好結果，而且也不會得到民衆的諒解。

國防前線的展望

章弋如

綏戰的勝利是九一八以來光榮的史頁，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曙光，全國民衆寄與無窮的希望，激發起一致抗敵的情緒。其意義的源遠是盡人皆知的了。但目前暫時的平靜狀態下也許一般人有這樣的看法：綏戰已經給敵人一個打擊，他們已放鬆軍事侵略的野心，想改用政治的和經濟的的手腕深入華北，於是——一般對於國防前線的動靜多少是忽略了。其實這是危險的看法；固然近年來一般民衆抗敵的決心與表示確是使敵人稍具戒心的，但他們在本身資本主義危機沒有解脫以前，總想作死的最後掙扎的，因此動員政治的軍事的侵略，仍是一貫的政策，所以他們對於綏遠問題，在迷誘我們民衆着眼裏政治的「調整」與經濟的「合作」雙重煙幕之下，後面仍積極跟隨着軍事的策劃。我們在平綏路的張家口可以看到那些「出張所」和某某「洋行」的動態，做買賣是假面具，作軍事上的運輸，考察，計劃是真正目的，最近察北偽匪軍秣馬厲兵的活動，對於綏遠猶念念不忘，是顯然的事實。

另一些人他們認為最近敵方有一種新的策動，即是於鑒於綏遠防禦的鞏固，偽蒙匪軍能力的薄弱，想暫時放棄侵綏的軍事行動，而擬從離間地方與中央的感情達到目的，因此什麼四省聯防，黨察政權的變更，綏省主席與三十五軍官佐的更動，中央軍與三十五軍的利害衝突等等傳說不一而起。他們用這種挑撥離間的手段來分裂統一抗敵情緒，那是一般所不能迷惑的了，這種手段也許是有可能，但是就認為因此他們便放棄侵綏的軍事行動的決心，那是錯誤的。

總之，在我們全民抗敵情緒高漲的時候，他們不需要那種侵略方法便隨時都可以利用的，在政治的與經濟的策劃後，仍有軍事準備作後盾。

二

那麼我們根據這種觀點，來展望國防前線的動靜，那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自綏戰以來，綏遠軍民對於守土抗敵的準備是一刻不曾疎忽的，三十五軍在綏東綏北的佈防，傅主席於政務繁忙中並親自去綏北百靈廟，大廟子一帶視察防務，指示防禦方法及經常的訓練。最近十三軍軍長湯恩伯六十八師師長李服膺，以及騎兵第七師師長門炳岳，十九軍軍長王清國等，都先後來綏，與省府當局詳細商討防務和軍墾事宜，我們可以相信綏省軍

政當局是一貫的在準備抗敵。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自綏戰以來，各方來綏活動的團體很多，當然他們所表示的態度也各不同。我們知道晉綏的歷史關係是不可分的，而山西方面目前使人注視的政治動態，在綏遠也多少可以見到，如公道團犧牲救國同盟會等，雖無公開設立的機關來推動，但也代表一部勢力，尤其是抗敵情緒比較濃厚的民衆團體，在犧牲救國同盟會下面活動的很多。另一方面步伐走得穩重，只是嘴上唱抗敵，不願在行動上表現事實的一些人們，也開始有組織的活動，他們的工作也許是監視的干涉的成分比較多，現在有所謂中華民族復興社，清白團等名稱，雖不會作公開的宣傳，但也許都心照不宣的知道誰是幹什麼的。

但事實是有力的証驗，綏省軍政當局惟一的表現就是守土抗敵，至於各方面怎樣用各種態度來解釋綏戰，他們是不大關心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種種事實來證明，好比綏軍近年來的國民兵訓練，目的在使全省民衆都有抗敵的決心與能力，且經常的分批訓練，每一壯丁最少必須受訓一月，過了相當時期還須繼續，並分受訓壯丁爲：常備隊，正備隊，後備隊三種，交互訓練並擔負守土抗敵的基本工作。在受訓時對於敵人的侵略政策以及抗敵的理論與行動，都能詳細分別講授。且能利用歌詠戰劇，……等活動來激發全省民衆的情緒，在別的地方不准唱不准演的歌曲和話劇，在這裏不但不禁止，反而得到當局的同情和獎勵。所以倘使你走到軍隊或者羣衆集會的地方去，沿路都可以聽到響徹雲際而宏亮的吼聲，激動每個人抗戰的敵愾。

而另外如學生集中訓練都稍有不同，因爲中央教官三十五軍方面多少有點磨擦的現象，據說集訓的內容除立正稍息之外，平時只「服從××，擁護××」，精神講話時連「抗敵」兩字都不敢提，唱的歌曲連帶有民族什麼的都不教，要是這樣，那就未免相形見拙了吧？我們希望這種差池能夠消泯才好。

三

綏戰以來給我們民衆的教訓是什麼呢？事實顯明的告訴我們，自九·一八以來的民族危機，只有用全民的抗敵戰爭才能獲得勝利，尤其是這次三中全會以後的國內新情勢，更使我們瞭解。非全國一致精誠團結，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政治，用全力來對付敵人，是不能求得民族的真正解放的。但是我們若透視綏戰，來檢討它的影響的話，却還不能使我們滿意。綏戰引爲遺憾的是始終局限於一個地方，而未能擴大爲整個民族的抗戰，我們且慢說收復東北，就是察北六縣，敵人的力量並不充足，同時最近當地民衆的反抗運動已經風起雲湧。雖然在敵偽雙重壓迫下，這個自發的民族解放運動遭受暫時殘酷打擊，被槍桿屠殺鎮壓下去，而這些血跡已經動搖了在察北的敵偽的統治整個基礎，加深了民衆抗敵的要求，我們覺得，要鞏固綏遠，保衛察北必須收復察北。但至今綏戰仍舊停滯在綏東前綫，晉綏軍，中央軍部觀

望不前，失敗後察北的機會，使察北數萬民衆仍舊不能脫離敵人的蹂躪。其他爲冀東偽組織，遍及全國的走私漏稅，敵人在西北的特務工作……等，也都是急待解決的隱患。

所以，在目前全國統一救亡圖存的力量開始，急乎要使各種問題全盤解決，綏遠抗敵也就該是收復失地的起點，而不能說綏戰就已經結束，敵人已沒有用軍事行動來侵略的野心，那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站在國防前線的民衆，也許對於抗敵的新望更切，對於激發全國民衆起來共圖救亡的決心更深，我們希望在統一抗敵的步驟下，有民族解放的新開展。

廿六，五，廿七於綏遠

知識分子應該覺悟

劉亞生

不客氣的說，自從「九一八」敵人用武力吞去我們的一大塊領土，積極的加緊侵略以來，無疑的，整個中華民族是遭逢到了空前的大難，全國的領土是一大塊一大塊的變成了敵人的殖民地，我們這些中國人都要完全變成了敵人的奴隸，在這種惡慘的痛苦的情形之下，我相信，任何一個不願甘心做亡國奴的同胞，都會痛切的感覺到爲了我們自身的生存，爲了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除去精誠團結捐棄各階層間及私人間的衝突而頑強的一致抗敵，此外，再也沒有可以使我們生存的道路。這不是空的幻想，更不是文字上的空談，這完全是事實的必然，是敵人逼使我們不得不這樣去做的。正因爲這樣，所以才有去年在全國熱烈的支持之下的傅作義將軍的英勇抗戰，才有去年雙十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無疑的是全國人民有了抗敵認識的具體表現。

顯然的，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新的有生氣的中國開始邁出了她的第一步，中國民族統一救國陣線奠定了她的根基。這，一方面，固然是殘暴的敵人給與我們的收穫，但另一方面，也確是全國各階層中的積極的愛國份子推動的結果。

就中國本身方面說來，近來這種好轉的現象，真使我們這些關心民族生存的老百姓們，感到興奮，感到鼓舞，更增加了我們抗敵的勇氣，堅定了我們殺敵的意志，由於事實的證明，我們可以深深的確信：只要我全民族具有一條心，抱着同一的堅定的抗敵意志，只要全國各階層共同佔在救亡戰線上，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在全民族的偉大力量下粉碎無餘，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的；這不是唱高調，更不是胡說八道，我們看看東北的義勇軍不是愈來愈多，使得日僞軍晝夜不寧，疲於奔命嗎？一九三三年上海「一二八」戰爭，不是曾使得敵人胆戰心寒嗎？一九三四年長城古北口二十九軍及關黃各師的英勇殺敵，不是證明了：敵

人的新式武器並不是勝負的決定因素嗎？去年傅作義將軍在綏遠所領導的抗敵戰爭，不是顯示了中國抗敵力量的偉大嗎？最近，察北各縣民衆起來對偽軍警的頑強激戰，不是更說明了民衆組織，在抗敵戰爭中將有決定的作用嗎？一切這些事實，在在的說明了：只要全國各階層具有抗敵的一條心，我們是不愁打不倒日本帝國主義的。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雖然國內政治形勢較先好轉，統一救國戰線有了初步的形成，但是這種事實，絕不能使我們太抱樂觀，以為政治上有了一種好轉的情勢，便自滿起來，便以為從今以後，天下太平了，我們不致於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了，也用不着有當亡國奴的恐懼了。但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告訴我們說，這種觀念完全是錯誤的。我們睜眼睛看一看，無論日本帝國主義在外交辭令上說怎樣好聽——說什麼『對華態度要有新轉變』，如東京二十五日電；『——外間盛傳對川越將來訓令之原則，注重以下各點；雖中日兩國在政治方面已陷於僵局，然商務關係則意外滿意，可於本年初四個月，日本對華出口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之事實證明之，因此當局認為應防止新摩擦之發生，並相互維持目前之小康的穩定，而謀逐漸之改善，日政府將訓令川越堅持去年十二月三日對中國外交部所提之照會，並迫使中國政府實現照會所載之各點，但態度與進行方式將與去秋川越提出七項要求時所採用者大不相同。』（見全民報五月二十六日）

但在骨子裡，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的侵略完全是一貫的，一成不變，所不同的只是方式而已。

目前，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的侵略，不但沒有絲毫改變與緩和，事實上，反倒進而對我們的侵略，更加勇猛和積極，先不用說別的，就按走私這一項來說吧，已足以於最短期間滅亡中國而有餘，何況除此而外，我們的敵人還在用毒化政策——如在華北各地公開販賣白面海洛英等等以殺害我們的同胞，（就按北平來說，在大門外掛着很堂皇的招牌的商店之類的鋪子，差不多都是日本浪人和高麗人，或是漢奸所開的賣毒的機關），和威迫利誘以消滅我們的抗敵力量呢？（本月五日北平晨報載開封通訊：日本利用漢奸在河南各地招工赴關外做軍事工程……）。不僅這樣，日本帝國主義最近在華北的文化侵略，（如平津各地漢奸報紙雜誌的增加，各色各樣的文化機關的設立）和特務偵查機關的建立（這種機關是採用各種不同的形式的）更有驚人的發展。

在敵人和漢奸這樣積極的侵略我們的情形下，反觀我們自己主觀的力量如何呢？這，提起來，真使我們老百姓感到非常的心痛和憤慨。縱然政治上已經消滅了黨派間的鬥爭，共同在救亡的前提下攜起手來，但不幸的是：在文化界上，在所謂號稱領導救亡運動的知識分子羣中，在北平，直到最近還存在着對立，衝突，和鬥爭；而且在最近這種現象似乎更加劇烈起來。實在說，我們老百姓，真不了解：在全民族的敵人這樣積極的侵略我們的嚴重情勢下

在國防最前線的北平，於政治上已經進入到民主的道路上的今天，爲什麼領導羣衆救亡之前鋒的知識分子，竟還繼續着這種使人痛心的現象呢？這莫非真如陶希聖先生在本月五日世界日報教育欄上所說的『私人間的仇視』所致嗎？

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老百姓站在公正的國民的立場上，實在不忍這種破壞統一救國戰線的現象再繼續延長下去，使敵人稱快，而給敵人加以緊進攻之機。不管有意或無意的破壞救國統一戰線，都是幫助了敵人，是民族的罪人。我們老百姓內心裏抱着一個悲憤的心，誠懇的迫切的希望雙方都要能以民族利益爲前提，捐棄了私人間的仇視——再不要犯了像陶希聖先生所說的『因爲是你說的，所以我要反對』（大意如此）這種錯誤。

但是，在這裡，我們不能不把事情弄清楚地，究竟那方犯着錯誤？當然我們不能說一方面完全錯誤，別方面毫無錯誤，但是客觀的事實確乎不能使我們抹殺，這事實是什麼？即是，就近來報紙上的消息所知，舊學生團體會屢次的鄭重的向新學生團體提出統一學運的主張，但新學生團體始終不肯接受。我們老百姓真不知道新學生團體的用意何在？當然，我們還不致不相信新學生團體沒具有救亡的心腸，但是我們不了解爲什麼新學生團體不願和救亡的舊學生團體合作呢？要說舊學生團體有點左傾嫌疑，那末，我們要問：政府現在不是已經和共黨合作了嗎？難道說舊學生團體比共黨還左嗎？即便退一萬步說，舊學生團體思想較比前進一點，但是，如果牠能積極的做救亡工作，不就應和牠緊緊携起手來嗎？可是新學生團體，直到今天，還不肯這樣去做，還只是勇於內爭，而忽略了我全民族的當前大敵。

其次，最近鬧的最熱烈而且引起了我們注意的是師大教授楊立奎先生的反對張中府先生等發起的新啓蒙學會，本來，新啓蒙運動這名詞，並不是創自張中府先生等，而是一二年前發起於上海的。「新啓蒙」運動的本意，簡單一句話，便是啓發民智，展開一個比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更廣泛的全民族救亡的文化運動。這樣一個文化運動，實在是適應着客觀環境的迫切需要而產生的；而且也是每一個關心民族生存，企圖挽救民族危亡的知識分子，所應加緊推進和開展的。對這樣的一個新文化運動，我們真不曉得愛國向不後人的楊立奎先生竟爲什麼遽然通電反對呢？是爲觀者所痛仇者所快嗎？或者還是爲了發洩個人的私憤呢？事實雖然如此，但前幾天，新學生團體居然也竟發宣言響應楊立奎先生反對新啓蒙運動。在該宣言中除去謾罵之外，使我們注意的，是宣言末後要求政府解聘發起啓蒙學會的諸教授，這真有點想利用手槍大刀來鎮服人民從事救亡運動的嫌疑。如果不然的話，我們真不知道新學生團體和楊立奎先生的用意何在？

但是，在這裡，我們老百姓仍然誠懇的迫切的而且熱烈的希望着新學生團體和楊立奎先生能夠站在救亡的立場上，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爲重，捐除了往日的私見和舊學生團體以及一切從事救亡工作的人携起手來，要知道在全民族的大敵當前，是不容許我們再有紛爭和分裂的，只有團結禦侮，才有我全民族的生路，同時我們更希望舊學生團體能以一種容忍的態度和一種堅強的毅力與大無畏的精神去促成學運統一，去消除文化界的紛爭，爲中華民族解放而奮鬥。

太平天王洪秀全

(1812——1864)

江弘基

農家出身

洪秀全原名亮，秀全是後來他自己起的別號。他還有一個按排行（仁）起的名字，可惜日久失傳，我們現在不得知道了。

洪姓本是西南大族，南宋時候，在朝做官的有八十多位，清嘉道間，子孫散居廣東各處約二萬人，其中也還有不少出類拔萃的人物。秀全的先祖，初由嘉應州（今廣東梅縣）移居花縣的時候，家境頗不惡劣，高祖賢倫且是慈善家聞名，鄰里鄉黨時常受到他的周濟。到他父親國遊（一說名養）手裡，家道中落，完全成了一個種田人家，全部的財產，只有少許土地，一二頭耕牛，另外養幾隻豬狗罷。

洪國遊的前妻朱氏，生了三男二女，一共是五個孩子。一八一二（清嘉慶十七）年七月誕生的洪秀全，便是她的第三個男孩，他下面只有一個胞妹。後妻李氏，一說沒有子息，一說後來太平軍的女將洪宣嬌，是秀全的「異母妹」。

廣東花縣，是距廣州九十多里的一個小縣。那里平原很多，四野盡是稻田。每當薰風吹來，十里禾香，頗饒詩意；而在日麗風清的時候，廣州近郊的白雲山，也歷歷如在目前。生在這般優美環境裏的洪秀全，自小就很聰穎。七歲入私學讀書，不幾年功夫，便能熟誦四書，五經，孝經，同一些古文，獲得師長的讚許。因此，他家的經濟狀況雖然不好，他父親却很樂意供他上學，還不時叫他遊學他方，拜訪名師。到秀全十六歲那年，他父親因為一年耕作所得，究竟有限，不能再事供給，便叫他輟學，留在家裏助理農事。他迫于環境，也只好擱下書本，來幫助父兄種田，或到山野牧牛，或做些其他的雜務。

奇遇及怪夢

洪秀全是一個時運不濟的書生，他的文章雖然做得好，屢次赴試，却沒有得中秀才。一八三六（道光十六）年，他又去廣州應試。有一天，在布政司衙門前邊，忽然遇見一位老者，穿着明朝的服飾，長袍白袖，在那兒談相。秀全看得熱鬧，也使走上前去，想問一問自己的功名前程。那人不等他開言，便說：「汝異日有大貴，可不必憂悲」。第二天，他在龍藏街，又遇見兩個人，其中一人，還把一本叫作「警世良言」（Good Words for Exhorting the Age）的小冊子贈送給他。秀全那時功名心切，並沒有留意那本書是怎麼一回事，考完回家

，只把目錄翻覽一過就擱起來了。

這一次應考，初試雖然名列前茅，到覆試揭曉的時候又掉了榜。洪秀全憂憤成疾，只好雇一乘轎子回鄉。抵家以後，病勢益發沉重起來，往往昏迷不省人事。在這種昏睡狀態中，他做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夢。他覺得彷彿自己到了一所宮殿，輝煌燦爛，沒有再能勝過它的。殿上坐着一位有威有儀的長者，修髯長鬚。見了他便悲不自勝地說，世人都不知敬上帝，只有他可以傳真道，並立即叫他受洗禮，去舊更新。從此秀全時常獨自在屋裏走動跳躍，或者扮出兵士戰鬥的情狀，口中連連喊出「鐘妖，鐘妖，鐘呀！鐘呀！」一類的囈語。這樣子，一直延續了四十天。

宣 教 士 的 精 神

經過這番大病以後，洪秀全身心雙方，都有了顯著的變化。他的體格，益發高大起來，鼻高，耳圓，兩目斜上，語音洪亮而清晰，同時對人接物的態度，也來得更為謹嚴了。幾度失意，他此刻已無心進取，腦子裏又孕育着新信念，便在離本鄉三十里的蓮花村，弄一個私塾教師來當，貓貓虎虎維持自己的生活，並補助家用。教讀之餘，日長無聊，不免拿出擱置已久的「警世良言」來翻閱解悶。却不料這一偶然的細行，便打開了他生命史中完全另外的一頁。

洪秀全一面讀「警世良言」，一面回想他病中的情景，覺得兩兩巧合。那託他傳道的老人，正是世上唯一的真神。于是他就自命為教主，以耶和華 (Jahovah) 為天父，基督 (Jesus Christ) 為天兄，從此發願不拜邪神，不行惡事，要祈禱上帝，遵天條，並且立時把私塾裏的偶像同孔子牌位撤去，開始他宣教士的生活。

一八四三（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日，洪秀全由蓮花村回鄉，先到一位姓彭的朋友家裏，把他的新教義大講一頓，滔滔不絕。他的朋友以為他又犯了舊病，便派人送他回家。我們的宣教士，在短短的旅途中，竟然以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幾個無知的轎夫！朋輩中最先被他感服的，是馮雲山同洪仁玕。六月十五日秀全回蓮花村，繼續同仁玕等研究教義。他們還一人定製了一把幾斤重的長劍，佩在身邊。——這情形，簡直同謨汗默德 (Mohammed) 「左手持經，右手仗劍」的神情，沒有兩樣了。

此後，秀全等因為到處破壞偶像，很受鄉愚的攻擊，便邀約伴侶，決心到廣西苗地去傳教。一八四四（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秀全等到達苗人境界。這時，同行的人，早有一部分厭倦風塵，還返花縣原籍了。只有馮雲山一人，伴着洪秀全，在荒山野嶺闖奮力前進，終于餐風宿露，經過二十日困頓的行程，才得到達一個較大的村莊。到廣西不久，他們兩人就分手了：馮雲山到紫荆山去創立「上帝會」，洪秀全回鄉。一八四六（道光二十六）年末，秀

全去廣州，親就美國牧師羅巴爾特 (Isachar Roberts) 受教義。後來因為遭同事的嫉忌，又獨自一人第二次出發到廣西去。那時，他身上僅有幾百文銅錢，川資不足，不能趁船，只好自己扛上行李，徒步西上，而禍不單行，在路上竟又遭了盜劫。以救世主自命的洪秀全，雖然處在這般困頓的環境裏，却毫無畏難卻步的樣子，依舊打起精神，在孤寂淒涼的長途中邁進，每天只費數枚銅錢，吃一頓粗飯。「有志竟成」，沒有多少日子，他也就到了目的地。

民族革命戰爭的勃發——金田起義

洪秀全到廣西以後，馬上就去紫荊山會馮雲山。這時，「上帝會」的信徒已有二千多人，像石達開，楊秀清，蕭朝貴等，都是其中最忠實，最有力量的分子。在這般人熱烈的推動之下，會務發展極快，一轉瞬間，象州（今廣西象縣），潯州（今廣西桂平），鬱州（今廣西鬱林），平南，武宣，貴縣，博白……等幾縣地方，全入了「上帝會」的勢力範圍，韋昌輝等有功名的人，也都爭先恐後地來參加。

一八四七——四八（道光二十七——二十八）年間，粵西大饑，羣盜竄起，最著名的如壓遠鎮亞春，柳州陳亞癸，武宣劉官方，梁亞九等，多則數千人，少則數百人，流竄各處，鬧得遍地狼烟，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同時清廷鴉片戰爭一役，剛吃了敗仗，國庫空虛，兵力疲憊，不但沒有充分的力量，來平服這些叛亂，反倒重徵賦稅，把早已陷于水深火熱的災民，弄得更是走頭無路，只好隨聲附和，一同跑「上梁山」，結果民愈窮而匪愈多。洪秀全等一般有眼光，有大志的人們，看見這種情形，不禁就有「揭竿而起」的心思。適逢這時候，

故鄉學校生活的一段回憶

劉薰俠

是一個寂靜的夜晚，傳播於空中的只有沙沙的翻紙聲，和鉛筆在紙上的響聲，突然一陣急劇的鈴聲打破了寂靜，接着是幾聲大喊「上紀念室」，「上紀念室」。

雖然事出突然，但人們都不覺得怎樣慌亂，因而時當九一八之後，這樣的突然集合，經過的豈不止一次了，她們迅速的，鎮靜的，一隊一隊的來到紀念室，這時紀念室的台上，放着一枝光燄搖搖的洋燭，我們派出去的學聯主席，已站在台上，開始

了他的報告：「今天學聯會議決明天上上營盤的軍訓，只限男生參加，因為我們女生身體軟弱且不能走多路，只從事於看護的工作，我個人不能代表大家故來徵求大家的意見」，台下開始了低聲的私語，像一鍋煮着的滾湯，沸沸不已。

「主席！我們的國難已嚴重到了極點，凡中國的國民，都有救亡的責任，既然認軍訓為他日救亡的切實準備工作，爲甚麼只限於男子？雖然女子長於看護工作，未見得不能受軍事的訓練」從黑暗的一隅發出了這樣的提議，大家沒有看清是誰。

「說的很對」，是大家的和聲。

「我也是這樣想」，主席說：「我們一定要參

貴縣又發生了「客家」（即是從別處遷移過來的居民）同本地人鬥爭的事件。雙方因為納妾問題，大起衝突，彼此械鬥，情形很是嚴重。「客家」因為人少，敵不過對方，便向「上帝會」人求救，甘願遵守教條，奉行儀式。我們知道洪氏一族，也是「客家」，自然沒有不出力援助的。這樣，最初僅是純宗教團體的「上帝會」，便一變而為難民與散匪的遁逃藪了，同官方抗爭的情事，當然在所不免。

一八五〇（道光三十）年，洪秀全通告各縣「上帝會」教徒，集中一處，正式在平南藤縣間的金田村，揭起反抗的義旗。翌年秋，秀全率軍出發，一直攻下永安（今廣西蒙山縣），在那里建立起太平天國來，自己作天王，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洪大全為天德王，發出一道授職宣言，說明自己替天行道的真義：「天王詔命。凡軍中大小兵將，宜各認真奉行大道。吾等宜知天父上主皇上帝乃是真神，真神以外皆非神。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故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自今衆兵將，可呼朕為王，不得稱上以冒天父……」其後更在「討滿清詔」中，歷數滿人壓迫漢人的虐政：

「爾胡逆賊，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況夏為夷變，二百年不見日月之光；漢受滿欺，六七世常聞腥膻之氣。……賣官鬻爵，士子之誦讀何用？加賦勸捐，庶民之脂膏已竭。犯人不難髮，是欺漢人為囚；狀元不招親，是視漢人為寇，不封王，不爵位，是忌漢人有柄；不將兵，不樹帥，是畏漢人有權。名雖君臣，實則陌路；鹽失南北，法失重輕。貪官污吏滿寰區，處處是殺人利刃；善士良民遭荼毒，人人懷切齒深仇。以致旱魃連年，水災屢降，民不聊生，人皆思亂……」

加明早的軍訓，讓他們看看女子是否能受軍訓」。

「附意」。是大眾的和聲。

主席又繼續着說：「他們議決明早三點鐘出發，我們可以兩點鐘出發，總要比他們先到」。

散會以後，大家發現天正在落雨，雨雖然人總洗不掉每個人的勇氣。有兩點鐘罷，又是一陣鈴聲，她們掀開被褥，趕緊走到操場。這時雨滴已經停止，她們熟練而迅速的排好隊伍，出發了；街上的泥濘，阻止不了她們的毅力。

到了大營盤，東方已發出魚白色，沒有一刻，各校的隊伍都到齊了，見了我們發出驚奇的目光，由學聯會向我們致歉纔開始了軍訓。在這空曠的

大操場上，數千赤心愛國的男女青年，熱心的，誠懇的，發勇的，練習切實的，重要的工作，大操場像臨時的戰場，籠罩着一片嚴肅，結果女子的精神表現得比男子更要英勇。

在歸途中，她們的精神還這樣新鮮，沒有一絲倦容的表露，邊走邊喊着口號，像是戰場上勝利回來的士兵。

「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

她們迅速的走着，因為還要趕回去上那一日的課程。

在「奉天討胡檄」中，公開提出民族革命的口號：

「夫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故滿場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勇，殲此醜夷，恢復舊疆，不留餘孽……」

偉大的社會改革者

一八五三（太平天國三，咸豐三）年，太平軍攻克南京，天王登極稱帝，將南京改爲天京，以舊日總督衙門爲天朝宮殿，頒「即位告天下詔」，開列新政七條，進行社會改革的工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一，衣服便帽去頂，袍去馬蹄袖，絳帽，外套，馬褂，褲套，不准穿戴。儀式定後改，違此者斬。

一，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准雜髮，違者處斬。」

又，天王對於婦女纏足，蓄娼納妾等惡習，一向就很厭惡，這時都一律加以禁止。至于烟酒賭博等嗜好，不消說更在嚴禁之列。太平軍營規中曾有下列各款：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學好修正，不准吹洋烟，黃烟，飲酒……

一，凡朝中軍中，如有兄弟賭博者，斬首。」

在洪秀全的意見，以爲用來蒸酒，不特消耗食糧，結果還給人一種有害的飲料，很不合算。吸大煙呢，尤其無益。他自己有一首戒煙詩說：「烟槍即銃槍，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困死在高床！」後來又正式下詔，厲行禁烟：

「天王詔曰：高天燈草似箭條，時時

天父眼針針；不信且看黃以鎖，無心

天教何新金。吹去吹來不飽，如何唯蠢變生妖。戒烟病死務謀死，脫鬼成人到底高。並欽此。」

而在一八五四（太平四，咸豐四）年三月，英使到天京請求通商的當兒，天王也說過「至若鴉片一物，遺禍中國，不可殫言，勿來爲便」的話，足見他對於禁「吹洋烟」，具有很大的決心。

太平天王洪秀全，不僅在消極地革除舊惡習方面，是一位偉大的社會改革者，而且還有許多積極的新建設。現在且就（一）提倡平等博愛，（二）行新曆法，（三）公產均田，（四）文化革命各點，一一加以申說。

（一）馮雲山等最初創立的「上帝會」，其中即有大量基督教的精神，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洪秀全的一部「警世良言」，裏面多是採自「聖經」的言論；奠都南京後所頒的「天條書」，實際上就相當于基督教的「摩西十誡」。崇拜皇上帝，不准事邪神，不准犯皇上帝名字，七日禮拜，讚美皇上帝恩德，不准殺人害人，須孝順父母，不許姦淫，不許欺詐，不許起貪心……等，不特是「上帝會」人的戒律，大部分也是清教徒的禁條。一八五二（太平二

，咸豐二年，頒「原道醒世詔」，其中所謂：「天下之間，分言之有萬國，統言之實為一家。天下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更與基督教博愛的精神相契合。

「上帝會」後來改名「天帝會」，一稱「添弟會」，因為入會的人，不論年齒大小，統通以後來者為弟，就是父母子女，入會以後，也都稱兄弟姊妹。洪秀全提倡平等的精神，從這兒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定都南京以後，開科取士，女子傅善祥居然得中狀元，能以同女元帥洪宣嬌後先媲美，又可見男女平權的觀念，在洪秀全的腦子裏也是有的。再，太平天國沒有參拜揖讓的禮儀，打躬叩頭等奴隸道德，都被視為妖禮，取締淨盡，軍中拜上帝，羣下朝天王，只以長跪了之。朝廷上下，職官的尊卑界限，也並不十分嚴格。下級屬員，對上級長官講話的時候，固須下跪，可是話一說完，就又可以雜坐諧語，隨意談笑了。上級從外面進來，作屬員的只要起立讓坐奉茶即可，也沒有「部長，您好！」之類的肉麻的儀節。

(二)一八五一(太平元，咸豐元)年頒行新曆法。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清明，芒種，立秋，白露，大雪等節令為十六日，其餘俱為十五日。這種曆法，每隔四年便有三日之差，旅行起來，很不便當。到一八五九(太平九，咸豐九)年，洪仁玕使美歸來，建議訂正，乃有九年十月七日之詔，規定普通年照舊時頒布的曆書計算，另以第四十一年為「幹年」，逢「幹年」則每月二十八日。洪秀全革創的這種曆法，雖不盡善盡美，總算是社會改革方面一件大事了。

(三)洪秀全最初在廣西金田，揭起民族革命之旗的時候，公產的精神，即已頗為顯著。他在未同官廷抗戰以前，首先便將首事諸人所有田產屋宇，變成現金，繳入公庫。全體會員的衣食，都由公款開支，一律平等。後來轉戰湘鄂，又屢次下詔，禁止私有財產：

「辛酉八月十七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各軍各營眾兵將，各宜為公莫為私，總要一條草對緊天父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各眾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違者議罪。欽此。」

壬子八月二十日，時在長沙。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金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一經察出，斬首示眾。欽此。」

一八五三(太平三，咸豐三)年，又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將農田分為九等。每田一畝，早晚二季，出千二百斤食糧者為上上田，出千一百斤者為上中田，出四百斤者為下下田。規定上上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照人口分給。受田的標準是：男婦一人，每十六歲以上受田，十五歲以下給其半。要是一家六口，便有三人受好田，三人受醜田，以一年為限。這種均田制度的實施，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創舉：

「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

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上主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甚不均匀，無人不飽暖也。」

同時，在「天朝田畝制度」裏，我們還可以找出近世社會主義國家養老院的胚胎：

「凡天下每一人有妻子女，約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則出一人爲兵。其餘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領國庫以養。」

以及寓兵于農的政策：

「每軍每家，設一人爲伍卒。有事則首領統之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爲農，耕田奉上。」

而人民婚嫁各事，也都是由國家給錢：

「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

(四) 在文化方面，洪秀全的改革，更是偉大。太平天國自金田起義到奠都南京，其間所頒布的詔旨諭令，大多都很俚俗，頗爲一般御用學者所輕視，以爲洪楊革命，不過是一羣土匪瞎鬧，有如闖賊李自成罷了。實則太平朝詔旨的俚俗，正是社會改革者洪秀全教育大眾的良法。洪秀全自己是農家出身，他的羣衆也多來自田間的農民。他們目不識丁，不能理解艱深的文辭，所以他就用極通俗極淺近的語言，去對他們說教：

「辛卯三月十八日，時在東鄉。天兄救世主耶穌諭衆小曰：衆小弟要守天條，要遵命令，要和憐兄弟；大有不若，小做若些，小有不若，大做若些，切不可因一句話就記上背，執仇爲恨也。」

「辛卯十月二十日，時在永安。天兄耶穌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風……」

此外，天王每到一處，必定召集當地民衆，來給他們「講道理」。刑人必「講道理」，募兵必「講道理」，倉卒行軍，臨時授令，必「講道理」，驅使羣衆爲苦役……必「講道理」。這種廣大的宣傳，在大衆文化水準普遍低落的中國，是非常必需的。

洪秀全在文化方面的改革，不僅于此，由一八六一（太平十一，咸豐十）年頒布的「欽定士階條例」，我們可以看出他更有刪改古書的行爲：「真聖主御筆改正四書五經各項，待鐫頒後，再行誦讀……凡前代一切文契書籍，不合天情者，概從刪除；即六經等書，亦皆蒙御筆改正。」對於方塊漢字，他也多所變革，一方面改良舊字：

爺改牙，火改夥，華改花，秀改繡，亥改開，聖改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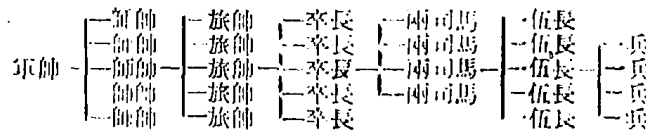
一方面創造新語：

國(即國字) 卍(讀作幹，作狂大解) 囫(睡覺) 燈草(人心) 妖(指清官兵) 山山(即出字)
潮水(酒) 外小(百姓) 變中雪(刀) 變妖三更(半夜潛逃) 運化(如廁)……

所有這些改良同創造，雖然有些並無意義而且很不必需，如「秀」改爲「繡」，「變妖三更」等，這番工作又那能一筆抹殺？「國」「囫」等字，現在不是已經都普遍地通行了嗎？

軍事家的洪秀全

太平軍初起的時候，差不多可以說是烏合之衆，沒有什末組織，永安建國以後，軍隊的編製，才逐漸有了系統。一八五二（太平二，咸豐二）年頒「太平軍日天條書」，於是軍事組織益發嚴密了。軍隊基本細胞爲兵卒，最高單位爲軍帥，一軍帥約萬餘人。如果圖表起來，便是這個樣子：



軍事管理方面，則設有軍機會商局，由東王楊秀清兼領局長，遇有戰爭，籌劃一切，東王便居中而坐，其他各王同丞相天將們，分列左右，手裏拿着地圖，討論形勢，決定進退，很有近代軍事會議的精神。說到訓練士兵，洪秀全也算得了一個能手。他的軍法，極爲嚴明，絕不讓部下有烟酒等嗜好同滋擾情事發生。這一點從太平軍營規裏很可以看得出來：

- 「一，凡我們兄弟行路，不准強扯外小挑抬；即在外小屋內打館，亦不准妄取一物。
- 一，凡假冒官員，私打伙風者，定斬不留。
- 一，凡無故殺害外小者斬，焚燒外小房屋者斬。」

太平軍的行動極其敏捷，往往神出鬼沒，讓清兵摸不着頭腦，結果大吃敗仗。戰術方面，太平軍最善用地雷轟炸的方法。永安武昌南京等城，都是用地道攻破的，長沙雖然始終沒有攻下，前後却也部分地陷落了三次。

不過，軍事家的洪秀全，也頗有失策的地方。永安始建國的時候，有一位舉人胡孝先對他說：

「關中天府，周秦之所以興；欲爭天下，必先取咸陽，然後甘肅右，定燕薊，天下可傳檄定也。」

他當時雖然很以爲是，惜乎不能重用，致後來遭了東王的忌殺，而下武昌以後，更不能用其遺策，引兵北上，反倒聽從一個無知舟子的話，順流東下，以南京爲鵠的，結果只能在東南半壁，苟安一時，無法完成民族革命的偉業。這是第一失策。定都南京之後，洪秀全召羅大綱入議，商量進取河北的方策，大綱說：

「欲圖北，必先定豫，軍都駐汴，軍乃渡河。否則先定南九省，無後慮憂，然後三路向湘楚：一出漢中，疾趨咸陽，使皖豫通貫，直達金陵；一出徐揚，屏掩山左；咸陽既定，乃出山右，會獵燕都。雖諸葛不能禦也。」

這兒提出的「軍都駐汴」或「先定南九省」，都是極明大勢的進取良策，洪秀全却不加採納，只教李開芳，林鳳祥等單獨北伐，孤軍深入，那得不敗？這是第二失策。後來天京被圍，

「蘇州已失，杭州危困」，忠王李秀成堅請天王放棄南京，御駕親征，洪秀全又不聽，也不願意讓「太子與二殿下監軍」，以備萬一天京陷落時，好由李秀成等「奉幼主以圖恢復」，效「唐肅宗臨武之事」。這是軍事方面的第三個失敗。

政治家的洪秀全

如果說軍事家的洪秀全，有部分的成功也有部分的失敗，那末，洪秀全在政治方面的成敗，也是這種樣子。在「討滿清詔」裏，洪秀全很清楚地說他金田起義的目的是：「一為祖宗復仇，二為蒼黎伐暴。」待到攻下南京，自己極皇帝位以後，原來社會革命的意識，便逐漸消失，個人的安富尊榮越來越大，領袖同羣衆的距離就越來越遠，這時的天王，早已把「蒼黎」忘到九霄雲外去了！晚節不終，是洪秀全政治生命史上最大的污點。

太平天國的行政系統，極為紊亂，永安建國的時候，大封諸王，並令各王都受東王的節制，於是楊秀清便成了洪秀全而下的最大領袖。到南京以後，東王的權勢，益發擴張起來，一切軍國大事，都要先過東王府，然後才奏達天王。楊韋亂起，首事諸王，後先凋謝，然而國家行政情形並沒有好轉，反倒因洪秀全再度大批封王的結果，愈見來得糟糕了。一八六三（太平十三，同治二）年二月，曾國藩具奏清廷，說：「而敵糧漸罄，要隘多失，降將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敗不相救；此為可喜。」可見當時行政不統一的情形之一斑。

天王洪秀全下面，既然有這末些「王」作「左弼右輔」，宜乎總有他相信得過的能臣，替他安排國家大事了，事實上却大謬不然。入京以後，天王自己既然不理政事，對於有才能的各王，像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等，又多不能信任，老是懷着疑忌之心。這情形，在後來李秀成的供狀裡，說得很明白：

「我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蕭有和，第二重用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駱馬鍾姓，黃姓，第五重用英王陳玉成，第六重用方是秀成也。」

這裏所說的幼西王，是洪秀全的「貴妹夫」蕭朝貴的兒子，少不更事，那兒可以負重任？洪仁發，洪仁達等，多是粗魯無識之輩，不足以與言政治，更是瞭若觀火的事。「親小人，遠賢臣」，是洪秀全革命事業腐化沒落的最大原因。

在外交方面，洪秀全的眼光，也比較狹小一點。一八五四（太平四，咸豐四）年三月，英國曾經派公使到天京，請求通商，後來洪仁玕在上海見各國領事，美國領事還說：「敝國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之戰。天王為人民爭自由，實東方大革命也。盍遣使敝國，以通交好？」很持同情的態度，可惜洪秀全不能趁這個機會，進而使歐美各國澈底明瞭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意義，讓各國承認天朝，取得國際上的地位，僅只派洪仁玕到美國去了一趟，結果不得要領而回。不但這樣，他還自作一付充滿了狹隘的種族觀念的對聯，張貼在天京金龍殿上

，說什末「惟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于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盡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屬萬斯年」，以致引起外人的反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爲「蒼黎伐暴」的洪秀全，終于免不了帝王思想。這思想，早在金田起義以前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啓英雄。神州被陷從難陷，上帝當崇畢竟崇。明主蔽詩曾詠菊，淡皇置酒尙歌風。古來事業由人做，黑霧收殘一鑑中」。

是他當時的感懷詩。建國永安，克武昌，入南京以後，這種個人主義的腐敗思想，益發蔓延起來。一八五三（太平三，咸豐三）年頒發的「即位告天下詔」中，同諸種新政一起，即有下列一條荒謬的政令：

「一，官家女子，十五歲以下，候選皇后，再行給配。」

稍後，又有「責獻女詔」：

「繼自今四郭來朝，萬方一統。東南貢大妹，西北獻嬌娃；太平天一統，天福儘堪誇」。

同「諭婦女詔」：

「你們姊妹休逸懶，肯來歡你是要好；受打受罵休悔恨，打是恩情罵是儆」。

至于個人日常生活，這時的洪秀全，也較之從前轉戰西南時差得多了。就服飾來說，由西粵到長沙，首事諸王，都只紅袍紅帽，克武昌後，天王穿戴的也不過各色龍袍龍帽罷了，待到攻下南京，就大事鋪張。天王戴的是圓規紗帽，上綴雙龍雙鳳，鳳嘴啣穿球，還有兩個黃纓掛在冠後，冠前用花繡，冠額就像一個扇面，上繡滿天星斗，下繡一統山河，中間留空格，鑿金爲「天王」二字。穿的是黃緞袍，上面繡龍九條。轎也是黃緞做的，每隻有九條繡龍。出入走動，則乘黃緞轎，光只舁夫就有六十四人。宮室呢，禁城周圍十餘里，墻高數丈，分內外兩重，外面的叫太陽城，裏面的叫金龍城，殿就叫金龍殿，後面還有一座名爲後林苑的花園。雕梁畫棟，金壁輝煌，外面純用黃色塗飾，天朝門扇，也都用黃緞裱糊一新，上面畫着雙龍雙鳳。而飲食的豪華奢糜，那就更不用說了。

隨着整個革命運動的腐化，洪秀全個人的命運也日趨沒落。奠都天京後五年（一八五八，即太平八，咸豐八年），就遭了清兵的包圍，餉盡糧絕，孤城坐困，挨到一八六四（太平十四，同治三）年實在無法撐持下去，我們這位民族英雄，便不等天京陷落，即于四月二十七月服毒自殺，在悽愴悲嘆中，完結了他五十二歲的一生。

參考資料——

李泰棻：中國近百年史第一編

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

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

羅翹沈祖基輯：太平天國詩文鈔

張德堅：太平天國別史（原名賊情彙纂）

王鍾麒：太平天國革命史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北平。

旗

黃 虎

——三紀念——

每天早晨去北平圖書館，經過沙灘，我的目光總被不遠空中一個紅色的東西吸去；它在金色的朝陽中，在浩漫的大風中，飄揚着，那鮮明的顏色和那招展的姿態，每一次接觸，我那個永遠不舊的記憶必重溫一次。它是那樣崇高，那樣英偉，於我又是那樣的親切，在它飄拂之下我每每忘去自己。

它是故宮城門上那一面旗！
提起來，已是七年前的事了。

我那時還是一個愚而饒的鄉下孩子，年齡不過十五歲吧，初次和叔叔到漢口來。一到這繁華的商市，正如走進了珠寶公司，在我眼前充滿了五光十色，一切都給我一種迷亂的感覺。

我還依稀記得我那時的模樣兒：瘦而長的身軀，光而大的腦袋，見了什麼希奇古怪的東西，一眼盯着死也不動，活現出一副傻相。叔叔要把我裝扮一個都市孩子，一到漢口就給我整個換上了新裝，但不管怎麼打扮，新衣服總那麼難得和我的身體配襯。

叔叔和我住在舊俄租界。見天我要×碼頭×公司裡表兄那兒跟他學英文，預備暑期考中學；表兄的事不太忙，一天滿有餘裕的時間教我。在鄉下沒有聽見過人家說英文，來漢口初學它，的確引動了我的興味，頭次聽見表哥念，我總忍不住傻笑。可是臨到我自己念，那困難就來了，幾個字母，我整整學了一個禮拜還不會念；表兄有點兒灰心了。由於專心的原故，我漸漸會念起來。我的良好的發

音很快地得到他的誇獎，他也有勁兒教了，便加了我一次「晚學」因此我見天要在英租界去來走四趟。

叔叔怕我迷路，第一次上學是他領着我步行去的。他告訴我街道怎麼走，從那兒穿街，從那兒拐角；又告訴我走路要怎麼當心，不要左顧右盼。他說着我跟在後面用鼻子哼着答，其實我的眼睛和耳朵已被周圍的事物弄得昏花迷亂，並沒有留心聽他說的什麼。一個纏着紅頭巾又高又粗的人，生了一臉的黑毛，挺着肚子，打我身邊走過去。

「看這人多高！」我輕聲一叫，叔叔忙掉過臉來，厲聲的問我：

「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看那人多高！」我沒有照叔叔的問話回答，眼光仍回射過去追望着。

「印度人！英國租界的警察，你天天上街沒有見過嗎？」叔叔看見我一副傻瓜樣，他輕輕地笑了。「聽着！」於是把他剛才的話又複重了一次。

「記好！招呼回來走迷了。不要東張西望，當心汽車。」他說着，手忽然往前一指，「看！這是江漢關。」

忽然在我前面現出一座白石的高房，好像猛被一個不曾習見的大怪物驚呆了一樣，這個龐然屹立的形象，立時鎖伏了我對於周圍事物的奇心，仰望着它，眼睛暈眩起來了。

每次下學回來，打英界路過，迎着那座高房走，我眼睛總在遠射着它。在房頂上那一面旗，總是飄揚不住，但有時也柔弱半垂下來。在故鄉，我看

見過龍旗，看見過五色國旗，像這樣旗還是第一次見，望着它，我心裏有說不出來的樂趣。頸子望着酸軟了，偶爾也低下頭來，顧盼我周圍，洋婆子，洋娃娃，他們引起我的注意並不在它之下。

英大馬路靠江的那一邊，有一片鋪滿着綠毯樣的草地，用矮鐵欄和馬路隔離着，每逢清和的日子，我看見有不少的洋人，手挽手對對雙雙在那裏面散步，我呆呆地站着望他們，每每直到我腿僵才去。有時候我看見草地上爬着很多洋娃娃，有跑着，有坐在小車上，洋婆子在後面推着，常常引起我極快樂的回憶。在家鄉常和弟弟們在草地上打滾，來到漢口以後，就沒有看見過大塊地上的青草，那種野童生活已隔離好久了。看見洋人的孩子在那裏玩，自己不禁心癢癢起來，跑進去在草地上打一個滾，翻一個筋斗，够多麼痛快。

一天表兄因事去武昌，教我回去晚上來。出了××公司的門，我一如脫羈的小馬走入自由的天野，心裏喜躍起來，老遠望着江漢關上的旗在春風中飄揚着，我的身子也好像在那旗上飄蕩了。大江蕩蕩的，在強烈的日光下，閃閃地泛着一片銀色的光。在馬路外那臨江的草地上，一羣洋娃娃嬉戲着，我一時喜躍地跨進欄杆了。他們見我進來，都停止了遊戲，輪着眼奇異地對我望着，一個年青的洋婆子，突然皺着經驗，蹙起眉頭，對我直搖手，口裏不知說些什麼。我慌亂了一時失了主見，木然站立在近鐵欄處。突然有人把我袖子一拉，我扭過臉來，一個紅頭印度人站在我旁邊，我渾身冷汗一迸。他對我唔啦一句什麼，手往前面高高一指，我跟着望過去，正是江漢關上那面旗。

「英國的旗，你曉得麼！」他說。

到這時我才知道那面旗子了。

他用手把我一拉，我跟着他走到鐵欄門口。指着門口一個橫牌上的字給我看，那上面寫的是一

「中國人不准入內。」

我暗暗地吃了一驚，覺得像在私塾裡犯了老師的什麼規條似的，無言的站着，臉上一陣子燒熱。那個紅頭洋婆望我可怕的一笑，伸手在我肩頭上一拍，我一驚，渾身冷汗一冒，於是手一搖，我便獨自走了。

我快快地往前走着，如同要走脫危險地一樣，逕直走過前花樓，到襄河口我來時下船的碼頭，踏上我所熟識的一家船上。我哭泣着要坐船回去。到晚叔叔找來，我又重返舊俄界寓所。不管叔叔怎樣勸慰，我是不再往表兄那兒去學英文了。

暑假我在武昌考上一個中學，自後很少過江來。

一年過去了，一年又到了末尾，英大馬路和往日不同：沿江兵艦加多了，電網，沙堆，一道一道當得護着，景象森嚴，顯着一個戰爭的險象。我每逢掠過江漢關，我的心內總要收縮幾下。

北伐軍會師武漢，學校就停課，我們都搬出學校寄居在學舍裡。

一月三日上午突然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說漢口的工人和英國兵開火了。學舍裡騷動起來。我們心情緊張着，血沸騰着，儼然如臨大敵的樣子。拿着我的童子軍棍兩出了學舍的門。街上武裝的行列匯成一個激壯的洪流。到了武勝門，碼頭上已被武裝的工人們佔滿了。渡船紛紛往過載，我們混進人叢，擠上了渡輪，天是陰沉的，風掀動一江大浪，渡輪進行得很緩慢。我眼睛朝漢口那方面瞧着，很渺茫，除了一片漠然的房屋，看不清一點什麼。在我意料之中，漢口必是槍聲沸騰，血肉紛飛，但除了大江的騷聲，沒有聽見一聲炮響。也許是把英國兵打退了，我想。

船到碼頭，人擁着往岸上跑。江漢關圍滿了武裝工人和士兵。在英大馬路人聲成了一片沸騰的大

海，到處有激烈的演講，有悲壯的呼聲。我冒險地往前走，突然在我前面看見一大羣人圍着一個空際，我跑來一看：地上一灘血。正在這時，人喧轟起來——

「國旗！」

我抬頭一看：一面鮮艷的紅旗，在江漢關上冉冉地上升起來。那面英國旗不見了。旗一升起，便

招搖了幾下。

「呵！國旗！」我叫着，一股欣歡的淚水由心裏直往上湧。

「國旗萬歲！」

「民族解放萬歲！」

一片慶祝的呼聲雷震起來。我對着旗大聲吶叫着，大滴的眼淚直往下滾。

紀念日

李致中

一夜淅淅瀝瀝做冷吹寒的秋雨，把新晴的早晨，形成了一番蕭索地景象。晨風從西方襲來，掃過屋簷，掠進破爛的窗戶，好像一隻冷冰冰的手，撫醒了酣睡的阿米。

阿米躺在床上，揉揉惺忪的睡眼，躊躇了望一會兒，就靜靜聽着：那淅瀝的穿巷裡，和泥濘的街上，遠遠近近隨風送來小販們單調而悽涼地叫賣聲，在清晨岑寂地街頭在尾，活畫出了一副人生慘淡的陰影。阿米心裏一陣悽楚，就怔怔那陰暗的屋角，又悄悄看看那櫃角上靜放着的幾本教科書，便一骨碌翻起身來。順手拿起床頭一件破爛的舊夾襖，理一理，看一看，吐口唾沫哼一聲，仍又扔到床角去。心理想：爸爸氣不夠味，有了錢情願拿到懸太陽旗的舖子裡去換紅丸吃，到現在還不給我縫件新夾襖。穿上這件過夏的藍布短衫，和二狗子打起架來，連一點毫頭也沒有，別人一舉送上來，真像石頭落在肉上，雖然有些痛，還得裝出好漢子，怪難受的，他想着想着就：

「呸！他媽媽的！」

吐口唾沫到衣襟上洗一洗臉。執起書包，就往外走。一陣秋風吹來，蕭蕭的白楊，瑟瑟的赤楊，

奏成了淒鬱的情調，打進阿米的心坎裡；好像一隻蝨虫似的在腸胃裡爬來爬去，爬得他一陣比一陣難受，他很想哇的一聲哭起來；可是他始終沒有哭，反而拍拍胸膛自語着：

「咱是好漢子，不哭！」

兩隻永久氾濫的鼻涕，不知什麼時候又偷偷地溜出了鼻孔，好像兩條青龍似的，倒抽回去，又探出腦袋，阿米氣不過，一拳悶掉牠：

「呸！他媽媽的！」罵着，就伸出舌頭一舐，鹹鹹的，怪有味兒。

走到大街上，東一望，西一瞧。阿米覺得今天與往日有些不大相同，在平常間，這樣早的時候，街上也不過有些趕市的小販子，和靜在街頭的警察，以及稀疏的幾個行人罷了；而今早顯然是例外，穿長袍的紳士，穿黑制服的保安隊，衣扣上各插一朵紅紙花，在清晨的街上來來往往，是罕有的現象。

阿米心裏泛上來一個奇怪，脚步就緩緩地往前拖。正走之間，忽然一種婉轉的歌曲，不知從那兒飄來，接着便是一陣狂蕩無忌地笑聲，似乎正在高歌痛飲，使阿米的脚步又加快起來。走到保安隊的

門口，猛然發現一羣黑壓壓的人，擁在一個佈報牌的前面；更奇怪的在保安隊的門頭上却高懸了一對太陽旗，裏面呈現着一副亂哄哄的景象。

阿米探頭探腦的望了一陣，就從人們的腋下鑽了進去，立在佈告牌的前面。抬起小腦袋，便爲了難。許許多多的字，翻開國語教科書，也難我得到。他看來看去，看了老半天，才認到了幾個字，心裏一生氣，就罵道：

「他媽媽的！什麼『防共自治政府……』呸！」

他一邊罵着，一邊就擠出來。一看時間不早了，天邊已現出日昇時的紅光，斜射在對面的牆壁上。他便急促地邁開了脚步，往學校裏走去。——他邊走邊想：昨天在課堂上，陳老師講：近幾天的消息很不好，東洋鬼子要捧傀儡上台，組織什麼偽政府……陳老師講得很氣憤；還勸我們好好的讀幾天書，多識幾個中國字，多得一顆國民應有的知識，才能佩服中華民族的國民……阿米正想得入神，忽然，離學校不遠的廣場上傳來連續的槍聲，他就跑到高處遠眺，才發現一些東洋兵正在那裏練習射擊和操演，阿米就恨恨地擦掉一把鼻涕，甩到那方去：

「呸！他媽媽的，死不盡的東洋鬼子！」好像扔去一個炸彈似的高興，心裏一快活，拔腿就走。

正走之間，有人猛地一掌推來，因不提防，就立不住脚，向前踉蹌了幾步，一個餓虎撲食似的便跌倒在地。他氣忿忿地爬了起來，一回頭，正是二狗子，他已經跑了幾丈遠，阿米瞪着眼睛追上去：

「是好貨站住！他媽媽的！」

二狗子前面跑，他在後面追，一追就追到了學校。

阿米大吃一驚立住脚，他猛抬頭，校門上也懸上了一對旗幟；這旗幟與他見慣了的國旗有些不大

相同。他記得我們的國旗，是「青天白日遍地紅」，國語教科書的第一頁就有這樣的話。可是，今天校門上的國旗却變了顏色，一個大燒餅似的紅球，在一塊大白布上躺着，隨着晨風，幽揚的飄蕩，阿米心裏一陣跳動，他意識到今天會有什麼變動，保不定，東洋鬼子佔據了他們的學校。他小心翼翼的踱了進去，意外的靜寂，使他一怔，同學們都端端正正的坐在位上；二狗子瞥見了他，做一副鬼臉，他只好硬着頭皮跨進教室。

「王道明，快坐好！」

陳老師的聲音，今天聽來特別柔和。阿米臉上反而掠過一股熱潮，就歸了坐位。他一抬頭，就看見講台上立着幾個陌生人。陳老師打開名冊簿，恭恭敬敬地交給一位矮胖子。那矮胖子挺起胸脯走到講台中間，低頭望望名冊簿，忽又揚頭望望學生，他那二指寬的四方鬍子，靜靜的臥在鼻孔下，阿米一眼看出他決不是中國人。他的嘴唇微微顫動了幾下，就開始了他那生硬的中國話：

「你們都是些小學生，不懂得得！中日是親善的。你們的教科書，不久是要更換的，防共自治委員會編寫的！是復興的教科書的。……今天，是，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紀念的日子。我們以後，大家都是親善的，親善的！」

他講畢後，得意洋洋地望望陳老師。陳老師鐵青的臉上泛出一絲不自然的微笑，接着就走上來：

「同學們，你們都聽懂了嗎——呃，呃！剛才這位山本先生說得很對，他說我們中國和日本都是同文同種，應當永遠親善，呃，呃！何況，呃！彼此都很諒解！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後：呃，呃，唉！給我們中國謀幸福！中日永遠親善。——你們的科本，不久也就改讀防共自治委員會編寫的復興教科書了！呃，呃，咳！聽懂了嗎？」

陳老師說話，驟然變成八十歲的老頭子似的，

哼唧咳嗽，說得非常吃力，阿米聽着，很替陳老師發急。

「她媽媽的！什麼中日青蒜，青蒜的！」

阿米有些下泄這深沉的意思，他很想站起來問問陳老師。可是陳老師把話說完面孔變得很難看，真像他爺爺臨終時的那副死灰的臉色。他再也不願多看他一眼，便低着頭心裏想：

「陳老師怪可憐的，見了日本人，嚇得臉上轉顏轉色！若是我王道明可就不怕他，他的『青蒜』送給我都不要！他媽媽的！」

那矮胖子忽又走近陳老師的跟前，不知咕嚕了些什麼，陳老師便走上了講台：

「今天是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紀念日，學校放假一天，以資紀念。從今後，我們，咳，要擁護新政府，要，擁護日本。」

陳老師講完，勉強笑了一笑。那矮胖子滿臉悅色，頻頻的點着腦袋。學生們都聽慣了反日的宣傳，腦海裏早已浮蕩着仇恨的波紋；驟然聽了陳老師的擁護，就有些不大順耳；個個都鼓起眼睛，以為他發了瘋！阿米很想質問陳老師，可是，二狗子却首先站起來：

「陳老師！日本人賣『白面』我們不擁護！」
「打倒鬼子！」同學們都輕聲的喊。

「我們不要日本人的青蒜！」阿米也吼了一聲。

忽然那矮胖子沉重的拍了一下講桌，咆哮着：

「不准誰話的！」

陳老師趕緊走上來，立刻佞起面孔：

「誰說話就罰誰！」

教室裏才靜了下來。

好容易，陳老師領着矮胖子和其餘的幾個人，在學校的前後走了一遍，去了。陳老師才鬆了一口氣，走向教室，上了講台；他身子一捩一捩的好像

立不住脚，學生們就東一句，西一句的問起來：

「陳老師！那些人是誰？——為什麼要擁護日本？……校門上為什麼要懸太陽旗？……」

陳老師只是含着眼淚，搖着頭。半響才：

「安靜一點！孩子們。」他似乎失掉了魂魄，說話沒一點生氣。學生們立刻靜下來呆呆地望着先生，先生拿起粉筆，兩眶熱淚撲簌簌地湧了出來，好像是受了委曲的孩子。學生們心裏一陣難受，過分地同情着陳老師，眼圈兒也就紅了起來。

陳老師拿起粉筆背轉身，恨恨地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大字，是——

冀東是我們的！

陳先生一氣寫完。回過頭，指着黑板上的大字問：

「你們認識嗎？」

「認識！——冀東是我們的！」同口齊聲的唸起來。

忽然，陳先生現出一絲微笑，趕緊用手勢暗示着：

「小聲一點！」接着，他又哭喪着面孔，低沉地講：

「只要你們永遠記着這句話，就算得上是中華民族的國民！就算得上是民族的一份子！……從今天起，我們就等於亡國了！日本鬼子把賣國賊段汝楨已經捧上了台，組織了偽政府；你們用的新中華教科書也要廢棄！……我，我平素……」陳老師說着，喉管也哽噎起來。「我平素一再的告訴你們，要多讀一點書，多識幾個中國字，多得一點國民的知識！你們却偏偏好玩，把我的話不在心上！現在，現在我可要離開你們了！從明天起，你們的新教員就要來教你們的。……你們，你們都是些好孩子！只要不忘了今天我寫的這句話，就不愧我教了你們好幾年！……」

先生的話，打進了每個學生的心坎，學生們都流出了眼淚。好像黎明時的麻雀似的全醒起來：

「陳老師，陳老師！你不能離開我們，我們都喜歡你！」

「陳老師！」阿米也喊起來：「你不要走！誰不聽你的話，我揍他！……」說着，鼻孔一酸，就癢癢的：

「啊啾！」一個噴嚏，鼻涕過了河，眼淚也流出來。阿米一把擦掉牠：

「他媽的！誰敢不聽陳老師的話！」

陳老師感戴地：

「不要噁鬧！……這是偽政府的命令，你怎能留得住我！我走了，只要你們永遠記得我寫的這句話，就得了！」陳先生說着，就指着黑板上，學生們同口齊聲：

「永遠記得！冀東是我們的！」

「好的！好的！」先生一揮手，哽咽地：

「你們，你們去吧！今天是紀念日！」

學生望着先生，先生望着學生；學生不動，先生也不動。阿米的鼻涕流了出來，眼淚也流了出來。半響，先生又揮揮手：

「你們回去吧！」

二狗子忽然站起來：

「陳老師，我們不聽鬼子的話，我們不紀念！」

「是的，不紀念！」旁邊的同學也接上來。

先生不做聲，教室裡也靜了下來。學生呆望着先生出神。

阿米坐在凳子上，心裡一陣比一陣難受；他偷偷地偏過頭去，看看二狗子，又看看別的同学；抬起頭又偷偷地看看先生。他覺得這時的陳老師是可愛極了！在平常間，雖然他很魯莽，同學們都敬怕他；可是，這時的陳老師在許多幼稚的心靈裡只有

純真地愛，愛！這偉大的愛在孩子們的心靈上快要一刀割斷的剎那間，是如何的痛苦，如何的淒涼！好像孩子們快要離開媽媽，而被寄托於一陌生人去撫養似的！眼巴巴望着他們的親娘拋棄了他們，獨自去了，去了，去到不可知的地方了！因此，大家的眼眶裡都含滿了盈盈的眼淚。

驀地，陳老師立了起來：

「孩子們，你們快回去吧！我要休息休息。明天早點來，我們還能見面的！」

學生們都紅着眼睛，迎癡地站起來，都深深地鞠一躬：

「陳老師，再見吧！」

陳老師也哽咽地：

「再見吧！不，不要忘了我的話！」

「永遠不忘！冀東是我們的！」

「好，好孩子。你們去吧！」

一羣孩子，湧出了校門，全都懶洋洋地邁着他們的歸途；也沒有往日那樣活潑，那樣天真，那樣好鬧，好跳，好打架；許多不同的心靈裡，懷着許多不同的感覺。阿米想着陳老師的可愛，東洋鬼子的可恨，他心裡總是不快活，很想和誰打一架，出出胸中的悶氣。

「這時遇見二狗子就好了。」他心裡想。

他就這麼拖着脚步走呀走的，走到一條胡同口，遠遠瞥見一個日本孩子，穿着一雙木屐，曠塔曠塔地走上來。阿米心裡一喜，就自語着：

「好極了，小鬼子，老子讓你吃一點鹹東西！」

他很快的迎了上去。擦掉一把鼻涕，順手一下

「你噙！鹹的！」

一把鼻涕糊到那日本孩的口上，他就哈哈大笑

「巴哈亞如！」（註）那孩子回過頭惡恨恨地罵了他一聲。

阿米聽不懂，笑着回答：

「你爸爸啞了，你媽不啞？——啊喲！啊喲！哈哈……好吃不？鹹鹹的！」

日本孩子撲上來，照着阿米胸膛一拳，腳下一勾，他身子向後一掙，就跌倒在地。別人順勢壓到他的身上，拳頭就亂飛起來。阿米正在發急的時候，突然，一個孩子跑上來，將日本孩子推倒下去，阿米就翻起身來，原來才是二狗子。二人不分皂白，就是一陣拳頭。日本孩子便哇地一聲哭起來，二

人才鬆手。

阿米罵罵嘴：

「啊喲，啊喲！才是他媽個哭死包！」

阿米說着，就挽着二狗子的手臂，感動地：

「咱們以後不打架了，聯合起來趕鬼子！」

二狗子捏緊小拳頭：

「成！咱們一同幹到底！」

阿米心裡一快活，就緊緊靠近二狗子的身邊，挽着胳膊，踏着脚步，頭也不回的走了去。

一九三七，六，一，於北平。

（註）混戰

李惠元啟事

啟者：敝人近方畢業，行踪靡定；且也天暑

體弱，日長人倦，拈紙揮毫，有心無力。用

特自即日起，敬謹卸去「新西北」編輯職責

。茲后社外諸君如有來件，幸勿再寄私人為

荷！

六月廿五日啟

給青年朋友的一封公開信

李惠元

敬 的朋友：

前天上午我給你寫了那封信，便去上下午的課。下午的課是一點鐘英文作文，先生太飯桶，同學們都不高興去聽，結果借大的一個教室裏，只有我們稀稀落落的八九個人。上課鈴打過了，飯桶還不見來，我們便三五成羣地聚在一塊兒談話。一個同學說：「老李並沒有回家，爲什末也那末憔悴呢？」敬愛的朋友！我「並沒有回家，爲什末也那末憔悴呢？」連我自己都沒明其妙，你能告訴我是爲什末來？也許正因爲「沒有回家」，才「也那末憔悴」哩！

從上回的來信看，畢業後的升學問題，似乎很苦惱了你。那事情，不思索固然不對，但也不必過事焦心。生活便是學校，經驗即爲知識，求學是不一定要在學校裡的，高爾基原是流浪漢出身，沙氏比亞也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演員。

本來，想「住大學」之類的念頭，原是上進心的表現，無可厚非的；不過，也得看各人的情形而定。能住大學，能留洋，我們當然要住大學要留洋，萬一不能，我們又何必因了人們的幾句空言——誇獎諷示之類——而與奮，便非要「住住」不可呢？我們自己沒錢上學，難道我們就應該去出賣人格弄錢來上學嗎？真是未免太笑話了！我們所應該作的，只是認清自己的環境，腳踏實地，一步步走向前去。「志」不可不立，可是千萬不必爲虛榮所害，鋒頭不妨出出，却不能因爲出鋒頭而走捷徑，而放棄自己真實刻苦的努力。再說，社會是這樣的社會，中國是這樣的中國，一般青年男女失學，失業，以至失命，乃是必然的現象，我們又何必斤斤以不能升學而自行苦惱呢？如果爲了虛榮，爲了排場，那末官太太夠排場了，夠闊氣了，我們爲什末自己不願作官太太，反而要鄙棄她們呢？

別人的幫助，我們當然絕沒有一定不接受的道理；幫助不是布施，那算不了一樁耻辱！不過，自己非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就不必再用別人的錢。但丁說過：「別人的麵包是苦的，別家的樓梯是窄的。」而屠介涅夫的「前夜」裏的主人公英沙諾夫，也以「終生不向別人借錢」受着人們的尊敬。

談到漂泊，總未免惱人。一個年富力強的年青人，什九都有自己的理想，而且那理想照例是高的，美妙的，迷人的；然而，年齡一大，跟實際生活的接觸一多，理想往往便爲鐵的

現實所打擊，變得粉碎，當年的美夢消逝了，消逝到無邊的荒野中去了！剩下的是現實，血肉模糊的現實，是殘渣，腐臭了的殘渣！而且漂泊又有兩種，一是個人主義式的享樂，一是有目的的受苦，很不相同的。研究文學，我也以為有兩條路子可走，一是創作，一是介紹。創造的快樂，是人生的真正快樂，誰曾見過有比產婦看着她呱呱的嬰兒，工匠賞識着他剛出活的活計時更愉快的臉子呢？弄文學應該走創作的路子，創作是文學的康莊大道。可是，創作是不易的。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便產生不出好的作品，花呀月呀的新詩，三四角的戀愛小說，就寫得好，都沒有人要看了！要豐富生活，怎樣呢？漂泊，只有漂泊！這樣，問題又拉回去了。介紹外國文學，也不是容易事，不但要精通外國文字，還得知道外國的歷史地理，懂得異域風土人情。我目前的決定，是：生活能以安定下去，便努力在介紹方面用功，同時不忘多讀名家作品，多練習文字技巧，好作將來的準備。朋友！你說對吧？人生應該是嚴

不要做「害羣之馬」

勉之

「害羣之馬」這是一句罵人的話，我們曾經以這句話罵過別人，別人也會經用這句話罵過我們。

意思是一點也不含糊的，所以也用不着怎樣解釋，「害羣之馬」就是害羣之馬啦。

每一匹害羣之馬各有其特殊的劣根性，而在其爲「害羣」這一點上，是統一的。

我們相信，「害羣之馬」決不是天生就的，更不是神的意志，稍稍學過一點「科學」的人，他就會這樣去解釋：那是客觀的決定呀！

然而客觀是動的客觀，因此我們相信害羣之馬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木馬（其實木馬也在變動的過程中）。反過來說：站在辯證法的立場，害羣之馬的劣根性決定有被否定或被克服的可能。

現在我要說一說怎樣克服那些劣根性。

第一點最重要的，在我認爲，是應該對於團體生活有一個正確的理解。事實告訴我們，歷史是全人類的歷史，而不是各個人的歷史，因此我們可以想到：從古至今地球上沒有出現過離羣獨居的個人

，也即是說，離開了團體，個人是不能生存的，於是我們可以想見團體與個人的相關是怎樣密切了

時候到了今天，社會組織的機構越發繁密，這意味着：團體對於個人的影響特別大，個人影響於團體者也十分不小，我記得有一句俗話這樣說：「跟着好人學好人，跟着司妓跳假神」這剛剛說明了團體對於個人的影響，還有一句俗話說：「一顆老鼠屎攪壞了一鍋飯」，這也充分地說明了一個不良分子對於團體的妨礙，因此，生活在今天的我們，個個人應當以團體一員的資格到團體中學習，同時推動這團體。

認清楚這個意義，進一步我們就要談到第二點，怎樣在團體中訓練自己，怎樣推動團體（這兩點是不可分的）

關於這個，我覺得又可以分成以下五點來說。

（一）嚴格地清算自己——如果我們不承認世界上有所謂「聖人」之類的怪物，就應該承認自己時時有犯了什麼錯誤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必需時時地實行自我批判，時時地克服「錯誤的自己」。

（二）虛心地接受別人的批判——正因為我們時時有犯錯的可能，於是有時我們就犯了「人不知

肅的，無論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我們決不能忘記努力，絕不能拿人生開玩笑，我們要認真地生活！認真地努力！

敬愛的朋友！你來信說，你的思想變得太怪而且太快，簡直自己把握不住自己了。那的確是不好的，你知道，我也知道。大凡一個人經過很大的打擊以後，思想確有變化的可能，甚至前後判若兩人。朋友！你並沒有遭受了了不起的打擊（小的刺激，當然是有的），為什麼思想也急劇地變化起來呢？是原來的認識就不清楚嗎？我想不會吧。朋友！以後千萬不要再那樣了，還是保持一貫的態度，一貫的認識好！「疾風知勁草，板盪識忠臣」，「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要經過若干的誘惑威逼還不改變本來面目，那才算有骨氣的青年呢！

你來信又說你不能把理想跟實際調合，歧路彷徨之餘，甚至死神都向你招手了。這種十

自醜」的錯誤，在這樣的時候，若果沒有人給我們指摘出來，我們是不會發現自己的錯誤的，因此我們必需虛心地接受他人的批判，不通過批判的明鏡，照不見自己臉上的麻子！

（三）善意地說服他人——既然是一個團體，我們就應讓每個團體中的成員都成爲一個健全的細胞，因此單單克服了我們自己的錯誤還嫌不夠，還得去克服別人的錯誤，而在克服他人的錯誤時，在態度上，應該是和善地，在方法上，應該是說服的。這不單是禮貌的問題，要緊的還是效果問題，因爲有些個性剛強——或者說，劣性頑強的人，他會忽視了批判的善意，而計較小節目的，這場合，只要你的言語稍微直率一點他就會懷疑你是在嘲弄他或輕視他，如果你真個有什麼輕視或嘲弄的表現，那定會引起對方的反感而無疑了。

（四）寬大地原諒別人——在一個團體裡，分子常常是不齊整的，而且各人有各人的個性，這時候，分子與分子間小小的不調和是難免的，如果在這些地方過于認真分寸不肯讓人，于是乎更大的不調和就會接着發生。

（五）對於團體的紀律遵守與犧牲精神——既

然不是個人的孤獨生活，一切的事情當然不能處處大遂「孤」家「寡」人之意，在這裡，爲了保持團體的紀律，個人是非有某種程度的犧牲精神不可的。

以上泛泛地說了五點，如果抽象地歸納起來，其實是一個東西，就是說生活在一個羣衆中或團體中，個人沒有絕對的自由，個人的利益應與團體的利益配合一致，個人的行動應該與團體的行動配合一致。

如果羣中之一員沒有上述第一點的認識和第二點的執行，那末，這一員就是我們所說的害羣之馬了，又如果，羣衆中的各員個個如此，那末，我們馬上可以想到，這樣的團體一定非瓦解不可，或者在最初就沒有成立的可能的，再如果，這個羣裡的行動和利害關係分裂爲互相衝突的兩方面，那末，這個時候他們已經是兩個派別或者兩個階級，而不是一個團體了。

我認爲團體的定義應該是「在一致的關係下結合起來的一羣」

對於自己的團體我們應絕對愛護，不可爲害羣之馬，對於不同的人羣，我們是應該敵視的！

字路口的妻回，在區區看來，竊期則以為不可。人生應該有理想，那是對的。但理想却不能是幻想，人生理想須是建基于實際的理想。我們要想在武術上成功，就應該起早睡晚，多到操場上去練把式；我們要想在文學上成名，就應該努力去讀書，去學習，多在圖書館或實際觀察體驗中去作功夫；同樣，我們要想過一種美滿的兩性生活，也應該從實際上入手，先努力把自已的生活打一堅實的基礎，只要將來的生活較有保障，同居當然是幸福的。所謂「精神戀愛」，所謂「不結婚」，所謂「不要小孩」，都是兩性生活的幻想，而不是正常的理想「柏臘圖式的情愛」(Platonic love)，在實際人生中，是沒法存在的。

在上一次的通信裡，我們又曾談及性格的問題——這問題，其實是很麻煩的。我們知道，一般常把人的性格，分為兩大類型：一種叫 Practical (實際的)，一種叫 idealistic (理想的，或空想的)。具有前種性格的人，多發展為大實業家，大政治家，大律師，大軍事家；而後種性格的人，則大半是藝術家，文學家。這種區分，當然不完全可靠，可是有相當道理。因為我們都很知道，文藝是情感的東西，而政治，軍事等事業，則是偏重理智的。文學家們多半富有浪漫的氣氛，政治家等却非是極切實際的人們不可。不過，在我看來，熱情的人未必就是意志薄弱的人，倒相反，缺乏意志力的人却常是寡情的。托爾斯泰是「不起的文學作家，在他短促的一生裏，他寫了近三百萬字的作品，而且這些作品全是不朽的。試問他要不是有堅強意志力的人，如何會寫出這許多傑作呢？實業家酷愛他的事務，文學家偏好他的書物，這愛好都是熱情啊！李寧說過一個大革命家，必須要有冷靜的頭腦與熱烈的心腸。朋友！我們所需要的，也正是這種熱烈與冷靜。

至于我自己呢，我承認我有幾分「嚴肅」；然而，那嚴肅却絕不是孤僻，那一方面是由于我自己人生觀的決定，一方面也是環境創造的成果。因為「環境決定意識」，人的性格雖有先天遺傳的關係，却多分是由生活環境決定的。有了怎樣的生活，便會養成怎樣的性格。境遇好，沒受過刺激的青年男女，什九是跟剛出巢的小鳥一般，不知道天高地厚，而嘗過「人間苦」的人，總多少帶幾分憂鬱——雖然不必是悲觀的。俄國大文豪杜思退亦夫斯基說得好：「要評判一個人，不能以第一次的印象與膚淺的觀察為根據；不然的話，就會陷于不可救藥的偏見。」我想，在分析一個人的性格時，也應該這樣。二十年來大小刺激襲擊的結果，我已失去了我十之七八的天真，表面看來，快要成「不笑的人」了，可是我的內心裏，却依然蘊蓄着「愛」與「憎」，我酷愛光明，我深惡卑劣，我同樣是一個具有最大熱情的「人子」。那熱情也許會有一天，爆發為生命的火花，驅我走上戰場，也許會因了沒有適當的發洩而燬滅我自己，就像機器房裡內燃機的爆炸一般。

近來讀俄國小說不少，屠介涅夫的長篇的英譯，我差不多都唸過了。俄國文學，本是以長篇小說開名于世的，屠氏的那些作品，尤為出色。他的每一部書裡，都有一個值得欽佩的女

主角；批評家說，屠氏筆下的俄國女性要比同一國度裏的那些男性偉大得多，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今天早晨剛讀完的一本叫「前夜」，描寫一個莫斯科的貴族女子，如何愛上了一個比利士的愛國志士。那位志士雖在俄國讀書，却時刻難忘他的祖國——在土耳其人鉄蹄統治下的比利時——時刻在作解放祖國同胞的企圖。後來他決定回到比利時去，參加民族解放的鬥爭，他的愛人，那可敬可愛的女英雄，便也決定同他一塊兒去過艱苦的生涯。她的「不長進」，當然為她的貴族的雙親所反對。她的父親是一個執拗的老頭子，在女兒離別的前夕，甚至橫了心腸不去接見他的女兒與女婿。然而，人非木石，那能沒有一點親子的感情？千里遠別的當兒，還不應當打消已往的積憤去依依話別嗎？果然，在主人公夫婦臨行的一剎那，那執拗的老頭兒，也急急忙忙驅車前來了。（話別的一幕，是全篇故事中最動人的，我唸到那兒，甚至都感動得要流下淚來。）比利士的志士，不等回到祖國，便死在風塵僕僕的孤寂淒涼的旅途中，我們的女英雄，繼續前進，終于完成了她的他的遺志，把他葬在比利士的國土裏，自己也加入比利士人的解放運動中，終生不再回俄羅斯去。這部小說，除過牠偉大的藝術價值及社會的效果，還給我們許多人生的啓示。在有一個地方，作者說：「一個人的幸福，是建築在別人的不幸上的；一個人的歡樂愉快，便是別人的寂苦悲愁。」這情形，在現社會裡，真是千真萬確！現社會不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嗎？在書的末尾，作者又說：「人生好似漁人網裏的游魚。」這比喻也是最妙不過的：人生是游魚，死是網，要叫基督教徒來說，上帝便是携網的漁夫。」

拉雜寫來，不覺已填滿了這麼多的篇頁，覆瓿之文，還要禍祟災梨，實在對不起排字工人，也對不起你寶貴的時間，就此打住，即祝于龍舟渡河時多吃幾隻江米粽子！

惠元廿六年端午前一日

「……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

老的讓開道，催促着；獎勵着，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

少的感謝他們填平了深淵，給自已走去；老的也感謝他們從我填平的深淵上走去。——遠了，遠了。

明白這事，便從幼到壯到老到死，都歡歡喜喜的過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過祖先的新人。」

— 魯迅：熱風

西北民衆當前迫切的要求

豐園

(一)救濟西北災荒

近數十年來，西北的窮苦民衆，老是在災荒和人禍的氛圍中過日子。悲慘淒楚的哀號聲，不斷的迴繞在國人的耳邊。去年，總算好一點，豐收的聲浪，傳遍各地，雖說經過官家的敲榨，富戶的剝削，但是還能吃些粗米野菜，掙扎過活。農人們大概都還能伸一伸窮腰，吐出一口恐慌的悶氣，以為從此一定可以「脫去災晦，重見青天」。詎料消息傳來，又是「災荒嚴重」。據四月十五日西北文化日報載：

『陝北二十三縣，已八越月未曾下雨，民間十室九空，易子餬口，鬻女充飢之慘劇，又復相見於今日，况日下春季，挖制草根樹皮之際，突於三月二十三日夜半，颶風突起，飛沙走石，樹木悉被拔去，瓦屋皆遭吹倒，春融之水，又復厚結堅冰，鷄卵凍裂，人皆凍斃，甫經出土之禾苗，被颶風吹斃，盡成黃草，開縣人民，泣涕壅澗，聲達數十里之外，愁雲慘霧，山中石人，亦欲墮淚，刻下正值春播農忙之時，竟有百年鮮見之奇災，良田化爲赤地，農夫變作流民，一切慘狀，實難細述。』

甘肅的酒泉，武威等五十餘縣，也是災情嚴重，非遭冰雹地震，即感旱潦不均，據請賑代表報告：「被災死亡之人口，爲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一人，牲畜損失一百三十七萬六千零三十二頭，被災人口二百五十九萬一千八百五十一人，（永昌，民勒等縣，尙未統計）災情實屬前所未有。因此災區人民，少壯流離殆盡，十四五歲之男女，多露下體。其他不赤身露體的也都是鶉衣百結，很少有穿完整衣服的，農民傭工，年價僅二十元，還是沒有人僱。」寧夏雹災，僅鹽池，豫旺兩縣，損失羊隻達七十萬以上，馬牛駱駝，統計損失不下三萬隻，糧食約百餘萬石，房屋被毀尙未統計。此外金積，靈武，夏翔，平羅等縣，統計損失約在百萬以上。是以災民風餐露宿，號寒啼飢，慘痛萬狀。現在壯丁多半逃亡，家遺老弱，剝食樹皮草根又做不到，於是祇有坐而待斃。

本年五月上旬，綏德政治專員何紹南先生來平，陝西旅平同學會負責全人曾晉謁一次。何先生是全國賑務會的常務委員，對於各地的災情，都調查的很清楚，因為他在陝北負政治責任的原因，所以對陝北的災情，知道的更清楚。他說：

「陝北的災情，現在很嚴重，政府雖則百般設法救濟，但因救濟的手續太多，仍是無濟於事。」

省政府或省賑務會接到各縣報災的函件之後，再據報呈請國民政府或全國賑務會設法救濟，國民政府或全國賑務會還要派人調查，調查之後，據情報告，報告之後，准予撥款求濟，款到省賑務會後，還要經過省縣幾次的討論，纔能用賑款買賑糧，陝北交通不便，賑糧到災民口裡，實在不容易，嗷嗷待哺的極貧災民，還能靠着賑糧維持生命嗎？』

此外，何先生對於他自己的救災辦法還談的很詳細，我們虔誠的希望何先生按照既定方針，努力做去，同時還要求政府迅速救濟西北災民。

(二)調整西北軍政

西北今日的軍事問題，以和平收束陝北軍事為最迫切，最需要。但據現狀看來，仍陷於停滯狀態，迄無打開局面之訊，夜長夢多，危機隱伏，如不迅速調整，恐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其次，關於政治方面，西北今日最需要的是恢復秩序，而着手之點，就是在求省政的統一。甘肅在事變以後，已形成割據局面，省令之所能及者，不過蘭州附近數縣。陝西情形，雖較甘肅好一點，然事變時，各軍師權便所委之縣長，尚不在少數。此等縣長，以來源不同，與省府之關係關係，當然不甚密切，在政務推行方面，無形中也要受到相當阻碍。我們要求省政負責當局以不徇情，不畏葷的態度，迅速統一省政，恢復安寧秩序。

一九三七，六，十二，於北平

紐罕什爾的春天

四月裡萌生的青草太綠了，
銀光點點的天空太藍了，
薰風笑呵呵地吹過時，
啊，我却在這兒躊躇，
洗窗戶，擦地板，
在屋內消磨這黃金般的時光。

四月裡的夜色太神秘了，
初開的山杏花太幽香了，
星星燦然放光，
那時田野清新，溪水汨汨，
我啊，却精疲力盡，昏昏睡着，
消磨這黃昏的時光。

——黑人瑪開作，載「文學」一卷四期

馬德里的國際義勇軍

James Hawthorne 著

高 索 譯

——原載「新羣衆」廿二卷、三期——

實際的戰爭訓練，絕對異於平時的營房訓練。

每一個民軍 (Peoales Arucy) 步伍中的戰鬥員必須具有：當全軍覆沒，犧牲到只留一身時，依舊能繼續執行所付於全軍的整個使命的能力。因此，每個民團團員一定要能夠全盤的瞭解。每一次作戰的實質和意義。

民團團員在作戰時所應持的態度：除過服從指揮長官外，還得具有絕對的自信信念。兵營訓練在少數民主集權下，在獨裁制度下是一般的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因為思想鍛鍊的成績十有八九釀成了革命的結局。因之，只有在絕對開明的民主制度下對領袖的服從才會因士兵的自尊心而增強；也只有人民的軍伍中才可以捨棄了私人的利益成見而合衷共濟。所以說民團和正式步隊是迥然不同的，民團的官佐既不像參謀本部人員挺肚皮的怪樣子，更沒有一般代表叛軍高級官員的那一種浮燥暴戾狀態。

(一) 指揮人物

克雷貝爾將軍 (Gen eral Alexei kleber) 克雷貝爾將軍是十一聯隊的隊長兼馬德里北線總司令，他有着畢生爲大眾而戰鬥的光榮史蹟，在他指揮下所運用的軍事技術都是在大眾抗禦反革命勢力的革命陣容中得來的寶貴經驗的積澱。克雷貝爾是一個加拿大和日耳曼的混血兒。他東經在美國紐約，和舊金山等處居留過好多年。一九一八年他參加了俄羅斯大革命，反抗各國干涉俄國革命的國際武裝。他自己很坦白承認他是第三國際的一個熱誠的工作者。從一九一四年起，他就埋頭於軍事學的研究，而且寫過很多關於軍事政治的論文，他以軍事與政治是彼此不可分離的兩種東西。他的畢生工作就是：臨時編集隊伍；集攏民衆的革命武力。要知道民團絕不像正式軍隊那樣的易於措手，而且民團也和正規軍本質互異。

克雷貝爾將軍——和拿破崙幕下的克雷貝爾是毫不相關的——不單僅僅只知道些革命軍事的理論知識，他曾實際參加過德國革命，俄國革命，而且在以往的中國內戰中也有過很重要的活動。他對某個通訊社訪員曾經這樣說過：「不要說我使俄國革命取得了勝利，我根本

不會這樣作。」

十二聯隊的基本組合是三個營，營的番號是以太爾門 (Thaelmaun) 加里波的 (Garibè Idi) 馬特 (Marty) 而得名。太爾門營屬於德國人，加里波的營是意大利人，馬特營便是法比人。加雷巴底營甚至可以叫最有威力的國際旅團而生畏，但損失也以這一營為最多最大。因為每一次徵求敢死隊的時候，這一隊總是爭先效死。有一個英國籍的隊長特別對我說：「無怪乎希特拉懼怕德國的共產黨員如同狼虎了」。指揮太爾門營的是都得畏惟·雷恩，(註)他就是反帝名著「戰爭與戰後」(War and post war)的原作者。雷恩對集中營的事情很熟悉。雷恩告訴我們太爾門營完全是旅居西班牙的德國反法西斯份子結合成功的。許多德國籍的工人聽到了國際縱隊這一個風聲後，他們就在亞爾崗自動的作起戰來。從前在漢堡反對過褐衫黨徒的人們，現在又開始向巴塞隆那 (Barcelona) 前進了。在阿爾巴塞提 (Albacète) 由法國人，南斯拉夫人，波蘭人共同建立了一個營；另外一個營包括兩連德國人，一連南斯拉夫人，一連波蘭人。

札陸 (L. Gallo) 是十二聯隊的政委。當我們造訪他的時候，他正忙着他們的機關官報的編輯事情，因為醒覺的士兵們時刻的需要了解世界局勢的轉變。辦公廳裏的無線電不時的報告國外的時事與叛軍方面的消息。還有一個新聞社常常能收集到馬德里官廳還沒有發佈的新聞與文件。像十一聯隊刊行的軍人報一類的東西，是熱烈的為士兵所歡迎，一個字一個字在咀嚼着。貓哥隊長 (Addy Mogg) 跑進來了，他看去簡直像一個在英國娛樂場中鬼混生活的人。他本來是德國的大資本家，一度的作過普魯士的官吏，但，像盧庫司將軍一樣，經過了長時期的考慮後，便參加進革命的陣容裏來了。貓哥隊長和漢師，比米拉 (Hans, Beimilo) 很促忙的談了一會話，比米拉里剛從妙溪集中營脫逃出來的，跟他們在一起的還有一個打瑞士監獄裏跑來的奧國工人。「The Saar in Flames」的作者高斯它夫，雷格拉 (Gustav Regear) 拿着一篇稿件跑進來。為世界文化而奮鬥的堅決鬥士們，他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保衛民主，衛護人類公道，與防衛文化自由的前線上所處的地位。

現任十二聯隊隊長盧庫氏是非常值得我們把他的一生作一詳細描述的人物，在國際縱隊裏怕再沒有人會再比他的生活有意義和富於曲折了。他降生在現在的捷克境，這一塊地方從前是奧地利北境的一部分。當歐戰爆發時，他在匈牙利騎兵團裡當一名候補官佐，一九一六年作戰時為俄軍所俘。但他在沙皇的牢獄反倒有了長時間供他思考，有了機會和有意識的人密談，使他與戰爭及革命成正比例的長進。紅色的十月革命恢復了他的自由。他立即被任為東方前線抗敵郎吉兒和鄧尼肯 (Wrangel & Denikin) 的外籍兵的指揮官。一九一九年攻打科兒恰克 (Kolchak)。一九二〇年升任旅長，直接受伏洛希洛夫將軍的指揮，參與倍勒科夫之役，為此次我役勝利的元勳。自然囉，他在一九三六年參加保衛西班牙，反抗外力侵略而作

戰是毫不不足為奇的。

克雷貝爾將軍回答我們所提出來的問題的時候，他總是拿着一種快樂的，欣愉的，耐心的神氣，但一過到他認為重要的地方，他的態度便會顯着格外的嚴重，小心。他對他自己所以來到西班牙的原因會有這樣的解釋：第一，因為大爾門曾說過：「我們要隨時隨地的和法西斯蒂作戰，不管什麼地方有法西斯蒂露頭，我們必須迎頭予以痛擊。」第二，如果我們能夠把國際法西斯蒂要把西班牙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殖民地化的企圖打倒的話，我們就可以避免在歐洲爆發一個新的戰爭。斯大林說過：「人民需要和平，而帝國主義最殘酷的表徵（法西斯蒂）却希求戰爭」。我們要打掉法西斯蒂的狗牙齒，而西班牙正是叫我們完成這一任務的好地方。

每一個人都覺察到在作戰時和軍事人員交談後，對方所要知道的只是些不太嚴重的問題，因此我們便想出了一個圓滑的方法同他討論戰爭會延長好久這個問題。他分析一切對戰爭有作用的因子，他明白的顯示着他相信對戰情的判斷完全由於各個人的感觸觀察不同。有些敵人經過了三週以來的崩潰和昏迷生活現在已經到了殘潰的階段。摩爾人已不再像以前的順貼服從了。在這個時候叛軍陣線很可能的會為官軍士氣的振奮以及一鼓作氣進攻勝利的餘威所摧毀。共和軍（政府軍——譯者）不只在技術上，組織上，訓練上，較原來有了顯著的進步，而且在效忠盡職這一點更顯得特別的增強。

克雷貝爾將軍不可掩藏的謙和態度表示給我們，他並非單獨的過着指揮官的生活，在他的帳幕中還有成打以上的久慣沙場的工人鬥士與為民主主義而盡力苦戰將們：

韓斯司令(Commaudant Hans)也如克雷貝爾一樣，是一個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領袖人物；都得畏惟。雷恩(Lnswige Renu)是反法西斯蒂的有名作家，這兩個人才是真正日耳曼民族的代表者。

加路(ruigi Gallo)和邁路(Mario Nioletti)都曾為意大利的高級官員。邁路在一九一二年還是墨索里尼的好伴侶，但不久終成了法西的階下囚。

杜蒙少校，(Major Dumont) 微森特上校(Colon alvicente)是法籍的代表人。

墨西哥陸中校軍安尼堡，加保蘇(Annigal Gacucio)有着野炮聖平的榮譽。

匈牙利特遣隊隊長盧庫司(Zukacs)是到達西班牙最晚的戰鬥員。

杜連(Dnrán)是富有組織才能的本地指揮官。帕理休步佐(Palacios)帶領訓練有素的工會武裝隊。總統的衛士營歸恩西叟少校(Eneiso)與奧爾提加少校(Ortega)共同統率。少校加蘭(Josè Maria Gaeán)就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在牙加(Jaea)起事的加蘭的弟弟，十二月事變張開了五月革命的序幕。這些都是西班牙各地的好漢。

為了民主的自由而巷戰，在集中營堅決不屈，他們變成了法西黨員的最大恐怖。

(二)第十二聯隊

要是單就上級將領的生平講，恐怕寫上幾本書非是寫不完的，我們主要的還在不要忽略了一般的士兵弟兄們。這些士兵弟兄們都是具有領導才幹的人，只要戰事上需要，他們都能一層一層地代替了領袖的地位。士兵的成份很複雜，有個奧大利的軍械匠竟能發明其妙用赤手空拳建立了一所旅團的軍械場，還有銀行家，和從波蘭來的猶太人，猶太人因為揭穿了以色列的歷史傳說，只有靜受敵人的打擊。

我們騰出了一點時間同一個叫做加露斯，魏及(Carlos wainer)的學生談了片刻話，魏乃從前在科洛格(Cologne)居住，而且是一個屬於天主教學生會的會員。他最倒楣的地方就是因為他信仰了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ain Soeicism)。在納粹掌握了德國政權後，他曾兩度被捕入獄，但始終不能打消了他對曾敬日耳曼諸神與亞利安族的懷疑，他硬偷偷地逃開了德國，現在坐在槍彈紛飛的橋樑上親口讀着反國際法西戰事的進展捷報。

陣雨般的流彈強迫着我們退入戰地廚房去，意籍廚夫給牠特別送了一個雅號叫做意大利食堂，罐子裏滿炖着香噴噴的好豬肉。聽說波爾為斯(Bugos)的政府軍已經陷入了飢餓的境遇中，但在這裡却竟自盆滿俱溢。

「吃些什麼呢？」我順便地問一個十六歲的英吉利孩子。

「豬肉啦，鷄子啦，蔬菜啦，都是應有盡有，而且菜味也都很合口味，」他回答說：「希望你時常來看看我們，這裏根本就沒有甚麼戰爭呀！」

這個孩子的叔父就是有名的死硬保守派却豐耳(W. Churohill)。不管英國這個國家是多麼樣的守舊，而也竟能夠從頑固的家庭裏產生出這麼一個俱有拜崙(Byron)和雪萊(Shelley)

丁玲會見記

浩歌

是一個殘春的黃昏。由朋友×君介紹，大家想見的丁玲便到了我們的寓所，這寓所是很破爛很古舊的一座院落。

丁玲是非常健康的。她樸實的穿着一套灰軍服，矮矮的身軀，胖胖的臉，古銅的顏色，嵌着一對非常英爽生動的眼，分外顯得明朗而有力。

「這是蔣先生」，朋友這樣的介紹着。

「啊！蔣先生，我在沈從文的『肥丁玲』上面

，已經見過面了，回憶起先生在上海編『北斗』的時候，距離現在已經是很長的時間了，光陰真過得快啊！」

以下便開始了我們正式的談話：

問：蔣先生到這裏來，生活方面能過得慣嗎？

答：當我初來的時候，飲食方面，感覺着有些不方便，不過，日子一長，自然就會慢慢好起來的。到現在，我絲毫不覺得一點痛苦，而且身體是一天比一天的健康起來了。」

問：蔣先生最近有什麼創作？

答：過去這裏曾經出版過一種文藝刊物，經常

氣質的人物爲自由而爭鬥。

〔註〕雷思瓦希特拉最痛恨的仇敵，爲當今首屈一指的作家。

(三)國際縱隊的任務

要想知道什麼是國際縱隊，那一定先得知道國際縱隊所負的是什麼樣的任務。我記得爲了這個問題曾經花費過好幾個禮拜向士兵們找尋答案，但竟至一點結果也沒有。那麼我總說他們是國際人民陣綫的代表者吧，但馬德里的所謂中立國僑民却異口同聲的告訴問者說：「國際縱隊完全是從俄國派遣的紅軍」。許多所謂站在客觀地位的報人聽到了這一套空論後，便很愜愜的點着頭說：「這是可能的」。

這一種無稽謠言不久便爲十一聯隊的參加實際行動所粉碎，由俄國派來的紅軍都變成了道地法國人和波蘭人，而後來的十二聯隊又純粹是德國人，意大利和法比人的組合。在十一，十二兩個聯隊裏，除過了以上的幾個種族外。每一個歐洲的國家大都有一羣代表在內。十一聯隊法蘭西西部有着五六十個說英語的義勇軍，包括英吉利人，美利堅人，加拿大人，和奧洲人。地處土日生棋羅列的小國度如丹麥，瑞士，愛沙尼亞，比利時等都提供了千百的堅決鬥士。

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採取中立態度的敵對國家現在採用了一個最聰明的新策略。蘇聯也很敏捷的不讓自己牽連受累。她不會向西班牙遣送一支軍隊，但她却發動了全世界的共產黨員到西班牙去。所以就有許多人拿這一件事作爲口實來攻擊政府軍不是純粹的西班牙人，甚而至於把非洲土人與外國技術人員組合的一部叛軍武力，拿來和援助爲大眾而戰爭的千百萬政府軍的國際義勇隊等量齊觀。

在上寫些短篇文字，現在因爲印刷的關係，已經停刊了，日前曾給大公報寄去兩篇東西，算起來，現在還沒有到收到的時候。

問：聽說蔣先生在最近的將來，要寫一部中國的「鐵流」，現在是否開始？

答：這在外面恐怕是風傳，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當然更談不到創作，因爲我沒有實際經驗，晴天的槍聲和雨天的槍聲，都是有分別的，連這個我現在還不知道，那裏還能夠談到實際的創作。不過，我覺得中國要找像蘇聯拉菲摩維支的「鐵流」上面所寫的事實，實在是太多了，在十餘年來堅苦的

鬥爭和數萬里的長征中，一定有些事實是會比「鐵流」更偉大更英勇的，不過，中國現在沒有這樣的作家，能夠把它整理出來，這確實是一個憾事。

問：魯迅先生的死，蔣先生感想怎樣？

答：魯迅先生的死，這是中國文壇上一個極大的損失，同時也是國際文壇的損失，今後中國文藝界將會暫時失掉中心的領導，同是一樣的話，在別人口裏說出來，不能發生效力，而在魯迅說出，一定會得到廣大羣衆的擁戴的。他十幾年來的苦鬥，才得到了這樣深厚的信仰，這是不容易的一回事啊！

叛軍的情報有時候也說些老實話，他們聲稱奪取馬德里所以會有延長的可能性，完全是政府軍擁有龐大的後備隊能源源接替，足以抵禦法西武力的單薄進攻。後來三千國際縱隊開到前線去作戰根本就沒有一個候補兵，這不是很顯然的事實嗎？他所謂候補隊，就是指著廣大的西班牙無敵國民。還有，外國軍隊和國際縱隊也有區別，國際縱隊是動員了無數量工人，知識份子民主戰位徒和世界上的反法西份子；而組成在千萬軍卒中間，他們是同心協力，瀟灑情感，爲着同一目的而戰鬥的好同志；他們是一心一意的爲反抗大家夥的敵人而作戰；根本不能與意德的法西軍隊與強迫徵集的摩爾兵作比擬。

國際縱隊一落腳便獲得全西班牙人民的熱烈愛戴與敬服。作戰時，他們和士兵們肩比着肩，共生共死。襲擊時，他們好幾次出奇制勝，立刻震播了他們在鍛鍊上與訓練上的好聲譽。在馬德里，武別的城市中，他們和居民們都異常相得——許多機關也都和國際縱隊取得密切聯絡，這樣越發使彼此的瞭解程度加深一層，甚至已經樹立起了私人友誼關係來！一個咖啡座的偶遇上，要是馬德里反法西份子知道了對面的波蘭人是同樣的反法西信徒，他們間的情感會立刻加深了許多，因爲同是一樣的人，同是一樣的反法西主義者，同時一樣的爲理想世界而鬥爭的戰士，在這一種場合下，尊敬與欽佩立時會轉變成人類天賦的熱愛。

寄給國際縱隊的信件時常有好幾百封；婦女反法西委員會特別贈給他們一方旌旗；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因爲他們舉行盛大招待會；赫起遜工廠工人爲國際縱隊紫欵籌餉；還有許多熱烈的表示，都能使人興奮先倦。全西班牙的國境裡，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人民的指迷燈，在防衛民主共和國這一點，龐大的青年羣衆，社會主義位徒與婦女團體都完全承認了社會主義的領導權。在社會主義的領導下，人民不特對國際縱隊表示至上的歡迎之意，而且一致的在做效國際縱隊的一切優點。

問：關於上海文壇最近的情形，蔣先生有什麼意見？

答：因爲離開上海的時間很長了，實在隔閡得很，最近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

問：這裏的文藝協社，準備要做些什麼工作？

答：過去因爲事實的關係，這裏對於文藝似乎不大注意，乾脆的說，就是沒有時間來注意這方面的問題。最近，我們覺得在這樣廣大的集團中，裏面不乏酷好文藝的人，同時，我們得承認文學在抗戰的行列中，是一支堅強的生力軍，凡是愛好社會科學的人，當初沒有不是從讀文藝書報入門的，而

且文藝書報的銷路比社會科學書報的銷路，到今天爲止，是較能得到更多數的讀者嗜好的，所以，我覺得文藝工作的開展，到這裏也是一件極需要的工作。

這裏的作家很多，祇要他們能抽出一點時間，自然會做出些事情的。過去這裏的刊物剛出版，我因爲其他的工作，曾經離開了一個很短的時期，現在因爲印刷紙張的關係，決定停刊，不過，我們並不因此而放棄了文藝工作，我們將會更努力的來推動它，在快要出刊的「解放」後面，每期總能有一點篇幅。

由於大眾的信服與愛戴，國際縱隊已經形成了廣播軍事政治概念的生力軍。國際縱隊，能使無政府主義者迅速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的功績，是頗值我們讚譽的。和國際縱隊一起作戰的兩隊無政府主義者聯軍，簡直把他國際縱隊奉盡神明，因此影響到全國工會及意大利伯安無政府主義者同盟一再要求政府施行嚴格軍訓。幾個月前因戰事需要而欲建立統一指揮時，當前感到的最大阻難的就是無政府卒迪克主戰者所堅持的分散主義或獨立主義。許多像「讓我們把訓練的人組織起來」的標語依然可以在許多牆垣上發現，完全反映出無政府主義者的自由主義信念，似乎簡直忘記了戰爭是甚麼。現在呢，無政府主義議員雲，彼洛(Juan Peyrs)已經說過：「你們這些不主張受訓練的人們現在應該痛感到我們必須要有一種嚴格的訓練了。全國工會不但向政府要求免除訓練，相反的，他們要求的是嚴格訓練，和統一的指揮。至於要求中央存留着六個獨立的指揮部，那要是一點可能性沒有。（現在全軍已經在米牙加(Mialc)將軍的指揮下統一起來了譯者）

國際縱隊要求取得整個責任的請求立刻得到了事實的明證，第十一聯隊隊長克雷貝爾將軍已經被任為馬德里北部防線總司令。在這裡的部隊包括了各色各樣的組織單位，所以說從這裡創立了西班牙統一指揮的模特兒。克雷貝爾所以能膺此重任的原因，第一，全在於他能透澈的說明了軍隊的任務是什麼，使一般黨團了解到軍隊不是一黨一派的御用工具，誠為彼羅斯所說：「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對戰爭是無權過問的，因為這完全是軍人的分內事」；第二，便由於國際縱隊有着標準訓練的榮盡。但是！不管是共和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大家都一致認定克雷貝爾是人民軍隊中的第一等軍事人材。

現在一般人民對國際縱隊有了一番更深刻的了解和認識，不再認為這是國際反法西斯戰力量來拯救西班牙的神怪了。這一回事可以拿第一天許多人高呼德國人和波蘭如俄羅斯人為

文藝協社自從成立後，沒幾天就得到了廣大的羣衆，而且稿子是非常的擁擠，在遙遠的地方，也是源源的寄到，由這證明他們對於文藝是具備着如何的熱誠與愛好啊！

雖然，因為讀書機會短少和書報缺乏的種種限制，他們的修養是非常的不够，因之，寫出來的文章，都是很幼稚的。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幼稚就可以不管，我們將要把這種艱鉅的教育工作，用最大的努力擔負起來，務使他們能夠更進一步的提高研究與寫作的興趣。

所以，凡是收到的文章，都經我們一一的閱讀

，能夠發表的馬上發表，不能發表的我們都很細心的修改一番，同時再給他們寫一封信，教他們些普通寫作的技術，這樣，他們自會一天比一天的努力，成績也會一天比一天進步的。

談到這裏，×君來約我們去參加今晚的晚會，於是丁玲同我們一路到了晚會場；在這裏，洋溢着熱烈緊張的情緒，力量，在整個會場的每個羣衆的臉上。

（轉載西安工商日報）

例證。在這些日子裏他們已經不再位於國際義勇軍，都是蘇聯打發來的紅軍了。蘇聯雖然竭力援助西班牙，但英國和法國都老早背了信約。法國就是真正代表英法波蘭民衆的代表，他們立刻實現了他們的軍事組合。他們不是西班牙的救主，他們是以同志的立場來體驗與反動力的搏戰，他們來援助，鼓勵在倉卒中應付法西斯蒂侵略戰爭中的西班牙弟兄們。現在西班牙的正式軍營也開始要求參加國際縱隊。

曾經在五月加達羅馬之役作戰，而且在九月敗軍聲中建立起良好軍紀的各單位，現在已經能成一體，這不只是汎愛精神的擴展而已，實際上就是國際縱隊不可透視的真實意義。國際營爲國際民團打好了條坦道，也是爲國際人民陣線打了一條大路。法西斯軍閥對祖國的背叛無形之中却促成了全西班牙人民武裝反抗反動勢力的大團結。希特拉與墨索里尼的干預西事，激動了世界民主主義與普羅列塔利反對戰爭製造者的武裝抵制。在他們希圖孤立蘇聯的努力下，純粹黑衫黨却只使在中國或西班牙或俄國創立了一個爲保衛自由與進步的雄厚的武力。

一三九七，五，十，北平師大。

浮屍歌

江 俠

(一)

毒鬼子，實可惡，
大街小巷設毒窟，
造「白面」，行侵略，
什麼紅丸，嗎啡，海洛英……
種類實在多。
使人傾家又蕩產，
流落在街頂，流落在牆角，
當漢奸作賊盜，
擾亂中國。
騙去的錢，
造成飛機大炮，

奉「抗日」的怒波！
對這些無用的活鬼（毒化的同胞）
抽去了僅有的血，
推下海河！
同胞們，
你看鬼子可惡不可惡！

(二)

旱風吹，糧價漲，
天下鬧災荒，
追俺離開妻和娘！
東洋老闆招苦工，
俺們一齊都報名，

言說「每天五毛多……………」

上關外去幹活，
坐火車，搭輪船
眼光寬，
經歷的世事多；
有飯吃，逃活命！
真快樂！
嘻嘻哈哈真快樂。
到了天津衛，
亂被監視着，
像牛馬，像囚犯，
一帶帶到大毒窩，
整天在工作，
暗把地洞鑿，（註一）
等到精疲力盡「
暗夜裡，
被推下海河！
恐走漏消息，
壓上塊石頭，
讓死屍沉入河底！
或者是飄向海角！
從去年到現在，
發現了的已有六百多
還有千和萬沒有被發覺，
同胞們：
你看這可惡不可惡。

（三）

大直沽，通海河，
浮屍一天比一天的多，
中國官方裝瞎子，

不懲兇不嚴辦，
只在窮苦人身上講剝削。
什麼稅收捐款，
不曾少繳一個。
人命不值錢，
只值二毛多！（註二）
窮富人，大家夥，
都應遵守這誓約；
一不買日貨，
不抽白面，不賭博。
二餓死不給鬼子幹活，
不受利誘，不怕嚇唬。
三督促政府，
對外抗戰，對內大聯合，
給冤魂明冤，
給被難者報仇。
同胞們，要齊心，要醒覺；
那「各掃門前雪」，
才種下這天大的災禍；
任人屠殺，任人分割。
從今後——
大家夥提起精神，
趕走這些毒虫惡魔！
吐冤氣，雪世仇，
造一個
有富又強的新中國。

1937.5.23。

（註一）某國人在天津某租界建築戰時地下交通線。

（註二）報載：津租界某公司僱人拖死屍擲于海河，每具代價二毛五分。

丁玲談陝北文藝現狀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會有過兩個世界，一個是荒淫糜爛，一天天朝墮落滅亡路上走去，另一個新的世界却在砲火的圍牆裏，慢慢的生長，慢慢的強壯了。新的制度，新的經濟建設，新的軍隊，一天天的穩固，一天天的堅硬，而新的人格，偉大的個性的典型也產生出來了。這就是眩耀了同時代的地球上所有人類的新中國及其革命軍的建立，這十年新的世界的出現雖說震撼了世人的耳目，却不斷受着誣蔑，造謠和極端的壓迫，所以一直到現在還保持着神祕在一切人心中。固然慢慢的會更被了解被贊助，因為在×××正確的領導之下，她的真面目，頑強的爲着爭取民族解放的拚死精神，是一天一天顯露了出來而走到廣大的社會羣中去了。

爲了緊張忙迫的環境和需要，在新中國運動中，文藝的確是比較地落後的部門。雖說無處不在創作着偉大的文學題材。然而優秀的傑作，確不多見，這一事實常常從外來的新客感到驚詫。字林西報便發出過美中不足的驚嘆，然而說特區是沒有文藝，或不要文藝，都是非常錯誤的，看來似乎是荒蕪的冷落的陝北的山川，四野却也雜亂的怒放許多奇葩。作者個人只來這裏很短時間，又以未得窺瑞金與國爲憾，却願根據此一二，說明這沒有發現的一角。想來還有限多疏忽和不明之處，好在只企圖做一次最先的傳聲，諒該邀到在特區從事文藝的朋友的諒解吧。

特區的文藝，到現在還沒有產生過如同「阿Q正傳」那樣藝術成熟的作品，就是像「子夜」，「八月的鄉村」……有着豐富新鮮，大的場面的描寫也找不出。然而却自有他的特點，如同特區的戲劇運動一樣，就是大衆化，普遍化，深入羣衆，雖不高深，却爲大衆所喜。這個表現在國防軍隊裡各種報紙以及牆報上的，如「紅星」，「戰士」，「火線」，「抗戰」……這裏都擠滿着。很多的是油印，有的是鉛印，但不管是國防軍首長的台子上，電話機旁，或是戰鬥員的口袋中，都看得到他們是正被愛着，而沒有人捨得不去讀他。這些文章都是從那些從事於聯隊政治工作和一些上火線的各級戰鬥員寫來的，很少沒有錯字，很少寫得清清楚楚，但因為是真實的表現了自己，所以他們愛着這些紙張，如同那些寫得更幼稚的連上的牆報一樣。在連上，大部分的戰鬥員，甚至雜務員，雖不善拿筆，却不缺乏口齒，他們不倦的講着，請了會寫的人來幫忙。而第二天便有全連的人熱心的站在那裡讀着他的作品了。不僅國防軍部隊如此，在所有機關，所有羣衆團體，如婦女會，工會，農會，工廠-

學校等的小報及列寧室的牆報上，也一樣排列着各種不同生活的寫照。所以雖是在印刷業不發達的特區，而文藝的花朵，縱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却是遍地的浮映着，如同海上的白鷗，顯得親切而可愛。

創設了新中國的人們，和那些從土地革命生長了出來的人們，具着新生的明朗的氣氛，在各種工作方面顯示了獨特的明快的作風。在文藝上也呈現出活潑，輕快，雄壯的優點，最能作證明的，便是流行着比全中國都豐富的歌調，不只採用了江西，福建，四川，陝西…………八九省的民間歌謠的形式；放進了適合的新的內容，如「送那當×軍」「渡黃河歌」，這都是一些不朽的佳作。而且創作了新的雄偉的「第二次全蘇大會」（堪比「馬賽曲」「國際歌」）及「武裝上前線」……這些歌曲跟着×軍的隊伍，四方的散播着，永遠留在民間。

新的奇蹟似的事態，跟着又發生了，這便是二萬五千里的長征記，開始的時候微稿啓事發出後還不能有一點把握，可在憂心悄悄之中，却從東南西北幾百里，一千里路外，甚至從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用臘光洋紙寫的用粗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子背上，遊覽塞北風光，飽嘗灰土，翻過無數大溝，皺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開四肢，解到了編輯的棹上，在這上面，一個兩個嬉開着嘴的臉湊攏了，顫動的指頭，一頁一頁的翻閱着，稿子集到一尺高，兩尺高，幾百個手在一些沒有棹子的地方，在小的油燈下寫了來的。於是編輯的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磨清着這些出乎意外，寫的美好的文章。從出發前編起，一直到遠人，失陝北，鐵的洪流衝破了幾十萬血肉滲雜着猛烈炮火，鋼鐵做成的長征，同無法克服的殘酷的自然做了鬭爭，而且在不斷的轉載中還要同自己內部分歧的錯誤的意見做鬥爭。一段一段的多麼驚心動魄的場面。在幾十人中，產生了優秀的，洋溢着天才的作家如艾平，彭雪楓，莫休，一氓，定一……諸人。夜渡烏江，大渡河搶渡，婁山關前後，再佔道義，有聲有色的被描繪了出來，三十萬字的巨著，經過徐夢秋同志努力編輯，已經完工了，想來不久就可同數千萬焦急的等待着的讀者見面。

於是文藝的興趣被提高了。文藝的書籍也有人在搶着閱讀，而且有了文藝協會的組織，在延安的會員就有幾百，油印的小刊物（純文藝的）總是供不應求，每日都可以接到索閱的函件。作為撰稿者的前方戰鬥員，或是小村落上的劇團的演員們，擁擠的稿件，塞破了編輯者的皮包，琳瑯滿目，想不到的一些材料都被使用着了，而大的整個的材料又正在有計劃之中被搜羅整理中。這難道還不是令人滿意的情況嗎？

這初初的蔓生的野花，自然還非常幼稚，不能滿足高等博士之流的幻想，然而却實實在在是生長在大眾中，並且有着輝煌的前途是無疑的，一切景仰着特區的讀者們，等着吧！而從事於文藝的國防軍青年努力吧！

（據太原「文化引擎」第二期轉載）

西安通訊

歡送楊主任紀實

金銘兄：

接讀來信，知你們爲了保衛我們將要淪喪了祖國而在苦痛中奮鬥，北平這古老的文化城，是你們從虎口裡搶回的一塊肥肉，你們用了血和肉，在這國防的最前綫，築成了牢不可破的新的長城，這是多麼的偉大呵！算是我們國難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希望我們不時的來信指導，使我們走上這民族解放的征途。

自西安「雙十二」事變和平解決以後，我們抗日將軍楊主任，就擬出國考察軍事，但因抱病喪子，兩改行期，是以西安市上謠言紛起，考其原因，在這國難方殷的時候，誰都不願使我們抗敵的將領，遠離祖國，所以人多猜測的說：「楊主任整理軍隊，準備抗戰。」到了二十六日的下午，忽然傳出了楊主任明晨離陝的消息，這消息震動了整個的西安城，打動了每一個人的心坎，甚至有些多感的人，也都流着別離的眼淚。

第二天的早上（廿七），天空藍得好像熨斗平的陰丹士林布一樣的可愛，太陽好像淚水洗過的良心，分外顯得鮮明，自鐘樓到飛機場，這一條廣闊的馬路，充滿了數不清的人羣，第一路公共汽車，也伸長了牠的脚步，從鐘樓一直開到機場，每輛車人都是擠得轉不過身，尤其是在平常忙得要命的郵報，印刷，起卸業，運糧業的工人，以及大華，華峯，終南等廠的職工爲最多，它加近郊未央村，魚化村，姜村等成千成萬的農民，也都放下他們的鋤頭，而來參加這壯烈的歡送禮。

這廣闊的飛機場，被歡送的人羣匯集成一片人海，紅綠色的小旗，在晨風中搖曳着，飄揚着，銀灰色的巨型機，在陽光的照射下，閃爍着美麗的色彩，這光彩又映到每一個人的眼簾，使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不勝依依的離情，十點廿分時，機場東邊的軍樂隊，奏起了悠揚的調子，這時的人海，起了一陣騷動，隨着是大衆的歡呼聲，表示惜別的爆竹聲，學生羣的救亡歌聲，工人大衆高喊着強大的嗓子，揮動着有力的拳頭，情緒尤爲熱烈，全場空氣，爲之激盪。

楊主任身御淺灰西服，手拿藤木盃在鼓掌聲中下了汽車，即與民衆團體及政府代表一一握手，他那病後的面容，略現清癯，但因許多人祝禱他的康健，所以很少病容，依然是和霽中帶着英武的儀態，緩着步子在軍民行列中巡行，男女學生把帽子擲到半空去，表示最敬仰的敬禮，楊主任也深爲感動，眼眶紅潤欲淚！我的眼淚不由我竟奪眶而出，我們同學中洒淚的很多，這時我們學生代表離開我們的隊伍，拭了拭他的眼淚，走向楊主任面前同他握手，放着悲愴的聲音說：

「楊主任：您要知道我們今天不是歡送你出國，而是要求您救國。」楊主任破涕爲笑，無語而別，但給我們的印象很深，我相信他不知向我們怎樣回答才對。他雖然沒有向歡送他的十萬大衆講話，但參加的羣衆，沒一個不了解楊主任對促成和平統一頗費苦心，他沒有忘記對付敵人無理的侵略只有抗戰，

他沒有忘記國家民族的危機，也沒有忘記人民的利益，所以有這末多的人都來歡送他，這是西安空前的盛會，這是十數萬羣衆歡送他們所愛戴的領袖的創舉，這十數萬人都希望楊主任他日歸來能浴血疆場爭取我中華民族的獨立與生存。

楊主任繞場一週答禮後，回到休息室去和要員們話別，十點五十分，機舵旋轉，機翅閃動，歡送的羣衆呼聲雷動，軍樂與爆竹聲調和成莊嚴與偉大的調子，充溢了這廣泛的人海，楊主任步出休息室，含笑向羣衆點頭，在羣衆的鼓掌聲中登上飛機，機聲軋軋，徐徐離地，羣衆高揚起帽子，甚至擲到半空去比飛機還高，飛機在羣衆的頭上飛繞一週，還依稀看得見楊主任在揮手示別，慢慢的機身翱翔入雲，向東飛去，場上歡送的羣衆，似乎都有些悵然了！

隨即羣衆象決口的洪水一樣，向這古老的西安城中洪流，學生行列的救亡進行曲高唱入雲，雜亂的走得沒有秩序的工人的保衛祖國的呼聲震撼山岳，只有農民沒有聲息的低着頭三三兩兩的邁着老人而遲緩的步子，要人們的汽車像電一樣的從人叢中馳過去，西郊門被人羣擠得水泄不通，好像郭如鶴（蘇聯名著「鐵流」裡面的主人公——編者）的軍隊擠在一個橋上，人雜着車，車雜着馬，把指揮交通的警察也擠得揮不動手，只剩下沒有把這古老的城門擠壞。

星 明 廿七之夜

寄遙遠的沙漠

濮 澄

五月的榴花，
剛剛殘謝，
跟着來的，
是這慘痛的日子！
一年了！你！
安息在那和平的草原上！
你那停止了戰鬥的心胸裡
是否知道——
東方黑暗的一角，
年來
燃遍了民族抗戰的火焰？
× × ×
你是一個超人的歌者！
你是一個真理的號筒！
你那有力的巨筆，
表現了
你那有力的心胸！

你！
在鬥爭中戰鬥，
在戰鬥中鬥爭！
——戰鬥以死！
戰鬥以生！
× × ×
我們願把千萬人的熱血，
溫暖了！
你那冰窖了一年的身體；
我們願把千萬人的熱淚，
沖開了
你那停止了一年的呼吸！
高爾基！
你告訴我們，
這是可能嗎？
× × ×
是誰人

永遠地奪去了
我們鬥爭中的伙伴？
「粉碎敵人的營壘，
把我們伙伴救回來！」
這是你的東方朋友們，
一年來惟一的心愿！
× × ×
我想借着這溫暖的南風，
把反抗者的戰訊，
吹送到你那遙遠的沙漠！
南風呵！
你把消息捎了去吧——
敵人的營壘快要粉碎了！
東方黑暗的一角，
年來
燃遍了民族抗戰的火焰！

六月八日古城

向戰士哀悼

生活的苦痛，
逼你走上鬥爭的路程。
從血腥的雨裏，
創造自由的樂園，
——中華民族的新生。
偉大的學才
團結了華北百十萬民衆的力量，
向侵略者
喊出反抗的吼聲。
當抗戰的烽火燃起了，
你，英勇的戰士，
被汗奸出賣，
牽入陷阱。
幾年的苦痛，
殘酷的毒刑，
你，鋼鐵的身軀，
變成「幽靈」。
無情的疾病，
更使你痛上加痛。
六月九日！
啊，悲慟的時辰，
你終於閉上了眼睛！
千萬戰友，
為你落淚，大放哭聲。
朋友，瞑目吧！
你的重担，
全由我們大家夥
扛着，去和敵人死拚！

——江俠——

殷鑑，湖北黃岡人，出身郵政工人，幼年深惡社會黑暗，痛心帝國主義侵略，「五卅」前一年，即投身革命事業及「反帝」「反戰」工作，足跡遍長江各地，數年如一日。1930年二月，密赴華北，開創抗日救亡偉業，樹立「抗戰」基礎。同年六月，因汗奸誣害，被捕入獄，受盡無恥的「密審」與殘酷的毒刑，但始終被其慷慨激昂，悲壯莊嚴之駁詞，罵得汗奸狗血淋頭，無聲再審。後雖以敵人內在矛盾未死，但亦被判處十二年徒刑。因獄中生活惡劣，加以腿釘十餘斤重之鐵箍，以致肉體傷殘，腿染極重之關節炎，所以終年臥床不起。然雖在病中，仍爲獄中犯人生活的改善而奮鬥不息。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獄時，尹之病已至無望，即入德國醫院醫治，施以極大之手術，將右腿壞骨切去許多，至今年三月始見稍好，然其右腿已較左腿短一寸餘矣。在醫院病床上，仍時刻不忘工作，常對華北各地抗敵方略有所指示檢討。後因許多不便，在今年三月未得醫生允許而出院，遂籌劃抗戰工作，晝夜不息，以致未痊癒之傷口，又復潰爛，即復入德國醫院，終以症害過深而不能治，于本年六月九日下午八時逝世于德國醫院。彼於病危時，許多愛國領袖日夜侍護于床前，當以抗戰救亡工作相詢，伊仍加強呼吸，高呼：「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用以自勵勸人喚！尹君之死，實是抗敵救亡運動中的極大損失。死時年僅卅六歲。

毛澤東夫人何澤羣訪問記

美國記者黎夫

中國著名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夫人何澤羣給了我一種印象；她是這樣嬌娜，這樣的纖美，好像古代吳國的皇后西施一般，弱不禁風的樣子，即使是仲夏的惠風也吹得她飄搖不定。這種嬌弱的美，似乎只適宜週旋在上流的社交席上，而不適宜在大砲怒吼中的前線中度生活。假如能看見她穿上了中國旗袍，在中國上等社會中活動的話，恐怕很少有人能相信她會十年來老是穿着一套紅軍的軍服；十年來在皮帶上老掛着使她幾乎不堪重荷的槍刀；十年來不絕的在前線上爲反抗官方對紅軍的武裝圍剿而作戰，從火線上拖運一個成年的大人到戰地醫院，救護傷病者，安慰垂亡者，組織婦女戰鬥隊；和在兩萬五千里的長途行軍中受到垂危的重傷這回事。

沒有休息的時間

自從她和蘇維埃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結婚以後，九年來她的生活老是在非常緊張中渡過，甚至生產期內她也撈不到休息的時間。他們在七年中已經養了五個孩子，把孩子都送給了征途中的老農。

當紅軍由江西出發，繞經西南邊省，沿藏邊向陝西北部作二萬五千里徒步行軍開動時，她被官軍用飛機轟炸受傷達二十餘處之多。傷勢最重的有八處，每一處都有致命的可能。一直到現在，他的脆弱的身軀上，仍舊遺留着彈斑傷疤。

已二十七歲了

她今年是二十七歲。到現在他對革命的火焰依然是一貫的在熊熊燃燒着。八千里行程中，她時而在架床上，時而在人背上，時而在騾馬的鞍橋上，時而步行，雖然途中是重傷顛連，而且又屆生產，但這一點沒有挫折了這個特殊婦女的勇敢精神。

毛太太的稱呼在紅軍的隊伍裏反不如何澤羣周志或何澤指揮那樣來得有名。何澤羣是她的閨名，她降生在江西永縣地方一個小地主的家裡，爸爸是本縣縣政府的小官員，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帝制革命時破了產。

她的早年教育是在一個基督教會——聖公會——設立的初級小學校受的。

她的姐姐嫁給毛澤東的哥哥毛澤潭。毛澤潭爲官方槍害後，她的姐姐也於一九二七年清共以後被捕入獄。一直到現在，她仍舊不清楚她姐姐究竟遭受到什麼命運。

加入革命運動

像許多同樣發生的事情一樣，許多親友的被刑喪生，只使這個年青的鄉下大姑娘拿定決心，以全生命貢獻給革命。推開小學校後，他便加入革命工作，把本縣的婦女組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團體。一九二七年變成了共產黨的一員。

她組織人民自衛農軍婦女團，參加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及八月廿日南昌暴動。後來她率領着婦女部隊向江西的青崗山進發，在青崗山會和了袁文才王佐的軍隊編爲國民革命軍。王佐由半土匪而轉變成共產黨，同時也改革了共產黨。

當官方開始對共產黨作第一次圍剿時，他們認爲實力不足以對抗官兵，便決定化整爲零，避免接觸。

不久就有了毛澤東向青崗山前進的消息。但是青崗山的人却對毛澤東懷着絕大的疑慮，許多人擔心毛澤東只是一個純粹的土匪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最後他們決定了先會見毛澤東的代表，從這裡面來了解他們的真正信仰是什麼。等到他們了解了他的誠意後，他們才肯收留他。強有力的紅軍部隊於此方告完成。

最後的冒險

何澤羣與毛澤東一起共同作戰一年後，完全屈服在毛的勇敢和誠實下，在一九三六年的六月，他們——毛澤東，何澤羣——依照蘇區公權而結婚。在當時因爲紅軍在數量上是這樣的渺小，所以作戰時根本沒有前線和後防的區分。隨時都有戰爭，隨處都是陣地。就在這種情形下，她執行着她的政治教官，看護，婦女組織的指揮官，戰鬥員，和別種各式各樣的工作。

她的最後的軍事冒險行動是，九三五年初春紅軍奪渡入晉準備東下河北直接驅逐日寇的行軍。

歡迎批評！

歡迎介紹！

歡迎訂閱！

朱德夫人康清訪問記

美國記者黎夫

康清以一個農家女開始了他的生命，家境是這樣的窮困，甚而家裏竟至連她也養活不起。爹娘只好把她傭給人家去牧牛執役，私管灶房。

她的故鄉是江西萬安縣的一個小村落。家鄉所能給她的唯一前途只有賤役和奴隸。

她今年廿五歲。她是中國紅軍總司令朱德的太太，紅色首都人民抗日大學校的政治教官，和紅軍婦女先鋒隊的軍事教官。

在這一個時期中，她陪同着她的出名的丈夫形影不離的在一起共同作政治鬥爭，武裝戰鬥已達十二年之久。她原來只是一個很單純，一字不識，從來沒有踏出過村門一步的一無所識的鄉下姑娘，但她却有一種更高的智慧，使她知道生活還有更廣的範圍，使她決定了她要為自己以及許多同為赤貧壓迫的人的人權而作戰。

當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她已經拋棄了鍋灶和碗廚，在她的家鄉組織起婦女先鋒隊，她自己形成了一個婦女革命社的指導者及共產黨縣黨部常務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和先鋒隊的指揮官。

入獄， 釋放， 逃亡。

一九二七她在鄉鎮領導了一個有組織的暴動，但因準備不夠，而終歸失敗，她也因之被捕入獄。後來經人保釋，逃入山林，等到午夜時才偷偷地跑回鄉村裏組織婦女戰鬥員，準備一個新的鬥爭。

一九二八年八月在她領導下的約有三千多個武裝婦女，武器從鍋，盆，碟，罐一直到新式的槍炮，應有盡有，色色具備。正當地方官準備開始進剿她們的時候，恰恰碰着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紅軍大隊開到。紅軍在這裏駐紮了三天，當地的民衆運動更很快的開展了起來，而且有很多人參加了紅軍。她輔助組織武裝農軍，在農民中間執行着宣傳工作。

她隨着紅軍向江西青崗山推進，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與朱德結婚，一九三一年擔任赤衛軍政治指導員。

組 織 義 勇 軍

官方向紅軍作第一二兩次圍剿時，她擔任交通警衛軍總部總指揮。擊敗官軍後，她以全副精力組織婦女義勇隊，現身擔負着二百多個婦女的軍事和政治訓練工作。在這二百多個婦女中有很多的就是現在兩個婦女先鋒隊的官佐。婦女先鋒隊在四川曾戰敗過官方兩營最精銳

的新式部隊，而且把兩營人全部繳了械。

後來她被派赴前綫擔任政治工作，但在作戰時，她便揹上了一枝軍用老來復槍，槍筒子總是熱騰騰地。許多政府的兵卒喪生在她的描射之下。

一九三三年她加入一支農軍，隨着朱德完成了二萬五千里的北進長征。

關於戀愛

「你要不要問我一些關於紅軍人物的愛情生活？」朱德夫人不放鬆地追問我。她是紅軍總司令的夫人，而且靠着她自己自己的權力，她又是一個出名的戰鬥員。

我向朱夫人詢問關於紅軍戰鬥員的情形的訪問已經終結了，而且我老早就聲明過沒有別的問題了。

「例如」，朱夫人說：「紅軍中的一切人員都沒有薪俸，那麼一個女孩子家絕不至為一個男人的有錢，高薪所吸引；紅軍一切人員不論官階的大小都一樣穿着同樣軍服，外表與服飾自然對一個女子選擇丈夫的作用渺小得很了；那麼一個女孩子究竟怎麼樣去選擇他的丈夫呢？你想知道這回事嗎？」

我連忙說：「很愿，很愿意。」

她的解釋

朱夫人講解說：「好了，第一，她要明瞭了他的政治水準：他的意識是很堅定的哩？還是很動搖的？抑或是很脆弱的？他在部隊中是不是一個強悍的戰鬥員？他在前線上是否一個有能力的指揮官？他是不是為他的同志們所欽敬？假如這許多問題對一個女子得到合乎她自己標準的答案後，這兩個人便非常快的結合起來。要是走失分散了，或是雙方提出離婚時，他們可以像結婚一樣快的很容易的辦完離婚手續。這在他們中間沒有心理交惡，更沒有偏見的存在。

非常自然的，在紅軍中以及在蘇區人民中的道德標準都是很高尚的，絕沒有「共妻」「亂處」，這一類事情存在。

來自中國各地

紅軍中的婦女來自中國各地的都有。她們大都領導過各種暴動，或是參加過各種暴動。參加紅軍只是這一回結果。她們中間大部是農民。她們的工作大都屬於政治部和醫藥部。

「紅軍中有武裝婦女隊兩營，這些武裝婦女專管保護交通，併司各種瞭望職務。她們的教育也是着重於政治訓練。經書教育的淘汰與經驗的集積，很多有能力的女指揮和女領袖部

有了很大的進步。」朱夫人說。

所有的女同志除了經常工作外，都有一定的學習時間，和討論時間。這樣能使這許多鄉村的女孩子，變成具有高尚知識，健康，強壯而聰明的婦女。

戰 鬪 的 詳 述

她追述了中國蘇維埃歷史中最光榮的一頁。當在四川作戰時，官方一營槍馬充實的精銳部隊爲兩營女戰鬥員解決，俘虜。在長期的內戰中，婦女都一手把着犁頭，一手擎着手槍，在離開戰線不遠的田地裏作工。

紅軍中的婦女都一律剪着短髮，穿着和男子一式一樣的軍裝。初起時我簡直分別不出男女來，但在蘇區渡過幾週後，眼睛漸漸變得尖銳了，女性的誘惑力重新恢復了原來的重

說：

「只有一個強健的聲音還留在你的靈魂裡面，它反覆地對你

說：『薇娜，你要勇敢，你要堅定——不要忘記你的同胞，記着他們是怎樣生活着的——不要忘記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人，記着他們的那種繁重勞苦的工作，他們的那種沒有絲毫快樂的生活；不要忘記屈辱，飢餓，疾病與貧困。』

「你要剛毅。倘使他們把你的母親給你趕走了，你不要哭。不要爲戰爭的失敗而哭，不要爲滅亡的同志而哭，不要爲你的生活裏的那些廢墟而哭。」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這神秘的靜寂裏，在這聾啞的石頭後面，你的朋友們還是無形地存在着。在這裡受着壓迫的，並不單是你一個人；他們也在受苦。你且想想他們。他們是看不見的，然而他們還是在這裏。你聽不見他們的聲音，然而他們還是在這裡。他們像脫離了軀殼的靈魂一樣守着你，保護着你。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你不是孤獨的，你不是孤獨的。」

——薇娜·妃格念爾：獄中記

在國內和平統一中應有的認識和願望

惠 民

(一) 敵人侵華的新進展

敵人對華的侵略，已使中國快要由半殖民地轉入殖民地的階級。它的侵略方式，是在根據中國與國際間，以及它本國內的情勢，隨時調換着新的更毒辣的花樣。在國際上勾結德意等法西斯國家，構成了侵略勢力的大本營，利用英國猶豫不定的弱點，並挑起反蘇的旗鼓。而實際上在中國的積極侵略，一刻也不停的進行着造謠，分化，威嚇，利誘，無所不用其極。並在侵略的外衣上，還要蓋上「合作」「親善」「安定東亞」等欺騙的幌子，以減輕中國人的刺激。即以近月來的顯著事實，就不難揭穿敵人侵略的面目，去年在鄭州曾破獲了敵人的特務機關，近來又發生了同樣事件，報載：「日方派汗奸携鉅款抵豫，收買黨羽土匪，陰謀搗亂，五月十五日在鄭捕護主犯劉英博等三人，並搜出萬元存款收據，與軍裝，護照，信件等。」和「汗奸在豫收買苦工出關。」再如日方在津佈置諜網：(一)×報社附設調查部，由張某主持，經費由關內外兩軍部支給每月七千，諜員在平津各百名，各機關職員多有被收買者，保定五十名，(二)東亞協會附設偽冀東及偽滿情報機關，冀東由外交處長王伯翰主持，裝有無線電台，每日收聽我國內各方情報，並出重資收買各機關往來密電本，又聘前公安局偵緝總隊長王某為情報主任，專刺探冀察及廿九軍情形。(三)日外務省在津設有情報部，不受津領管轄，由事務官山田負責，內分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四組，並雇用白俄多人，「及一批高等汗奸受日方收買，組織××學會，刊行××雜誌，開彼每週開會一次，其工作：1 在平市內設四特務區，從事破壞文化界救亡工作，2 組織反共倒蔣集團 3 促使冀察特殊化。」又「日軍將對華增三師團，一師已調駐熱西，為準備侵綏之用，一師團駐青島，恢復山東駐兵權，現擬擴大稅警事件，作駐兵口實，一師增調平津通豐等地，將暗中陸續實現，增厚壓迫冀察實力。」其次大批銅元的運出關外，大量私貨公開運輸。成了毫不足奇的現象。近來盜賣國土之風甚滋，發現已被盜賣之國土，尚有東局子，土城，河間陳塘莊等地，調查有據，超過二萬畝。並且日軍又在天津擴大租界，面積超過現有土地三分之一，並將建築練兵場，官舍等，而北甯路局長陳覺生更在豐台代日人購地五千餘畝，預備給日人建築機場及營房，(見「新學識」七期)過去六七百具浮屍的發現，大家都認為是日方在築秘密軍事工程，恐怕吐露消息，殺之以滅口，現在日人又在鬧這玩意了，據聞已經打撈出的有二百之多，而

且浮屍區域是在天津大直沽開口海河內，地屬津市警察局一分局界龍王廟地方，毗近日本租界，檢驗的結果，「屍體多年少體壯（二十至四十歲）貌似工農，身體浮腫，仍呈黑紫健美顏色，並無傷痕。」聽說某方爲免刺目，擬用電機絞人的新式辦法，這樣連屍首的跡跡也不見了。過去曾有日艦六七十艘的在青示威，現在又有青稅警事件的出現，據外部發言人談：山東膠澳鹽區，向有稅警一營駐防，財政部近將該營調回海州，另派稅警第五團填防，此係食鹽加稅爲防止走私……乃日駐青總領事竟向青市府提出抗議，要求撤退日報又捏造稅警壓迫韓人，並作挑撥攻訐之詞……中國武裝隊伍，在本國領土內自由調動駐防，原無外人置喙之餘地，況稅警職務只在緝私。」又有「日人在青偷運大批銅元，並持刀刺傷警察。」又有「日人在滬大規模的製造偽鈔機關，破壞我法幣信用，並在大批贓物中，搜出共黨書籍，」這使人馬上就回想到日人曾在天津製造的偽共黨機關，知到它不但正面的施行掠奪，還在不斷的給中國造赤化，想把中國拉到日德意防共的侵略營壘，當作他們的砲灰。我們看到「黃浦亦發現大批浮屍且外傳與津海河案同類」的消息，就知道敵人秘密軍事工程，不僅限于華北了，其次我們再看敵人對晉綏的陰謀：（一）綏遠：（A）增加實力。除增編匪偽軍外，日軍將在加卜寺設「內蒙駐屯軍」加強西犯力量。（B）整理內部。調解德王與李守信感情，近聞將取消察北偽政府，改爲蒙古新總司令部，德王任總司令，李逆副之。（C）建築多倫至沽源輕便鐵道，增強察西及張北沿長城一帶的防線。（D）派偵探深入綏遠各地，刺探我方軍情，窺視綏北，打通西北路線。（二）山西：（A）在山西設特務機關四個以太原爲中心；（B）大量傾銷毒品，以弱滅民衆；（C）臨近山西之察綏冀豫之邊境各縣，增設臨時小規模的特務機關；（D）收買大批奸奸，破壞救亡工作：1 收買在華北各地之山西籍小商人，因這些人頭腦簡單，易于利用，2 收買失意軍人政客。3 收買宗教團體——山西爲華北佛教根據地，僧侶均往五台山朝山，使彼輩深入山西各地採訪情報。4 收買投機黨派，如共黨與國民黨之失意份子，以破壞與中央之統一。再則敵人的侵略，絕不至這樣簡單，它不但要獨吞華北華中，而且還要深入華南並使南北相連，擴大它的勢力，轉移了中國人的視線，因此「日決積極發展華北，將以興中公司爲中心，由拓殖會社供給資本，」並「謀增強華南海軍，擬在華設三海軍特務機關，並以台灣爲根據地，至於汕頭事件，我們只看汕頭地位的重要，和敵人南進的陰謀，就可明白：敵人南進政策是以台灣爲根據地，第一目標就是華南，而福建粵東爲最危險，汕頭是粵東要地，又正鄰接福建，隔水便是台灣，是我東南海防的鎖鑰之一。敵人在此企圖（一）設立特務機關作爲大規模有系統的情報總樞；（二）設立龐大的走私機關，以加強華南的走私，並和華北走私相呼應；（三）華北日軍如有行動，華南應以汕頭爲中心，作強有力的策應，以便轉移中國人民視線，並牽制中國禦侮力量；（四）造成華南嚴重局面，作爲英日談判討價還價的用處（「見「國民」五期）。

(二) 國內統一的趨勢

敵人瘋狂似的侵略，造成了中國空前嚴重的危局，提醒了國人的警惕，更促進了團結禦侮的信念，這給敵人迎頭一棒，致其死命，使中國轉危為安，爭求解放。這以近來的事實，可以充分的看到：

東北義勇軍組織堅強，聲勢浩大，給敵人以莫大的打擊和牽制，這是人所知道的。自兩廣事件後，華南義勇軍勢力的膨漲，也是頗值得注目的，他們活動的範圍，是兩廣與福建，並向雲貴進展，在廣西桂林平南梧州等主要城鎮已建立鞏固基礎。他們有具體的政治綱領和嚴密組織，得到了廣大群眾熱烈的擁護與參加，他們的態度是：「我們是不反對政府，但我們希望政府能領導我們抗日，我你不願排斥政黨，但我們希望政黨能扶助我們完成艱鉅的任務，任何抗日救國的集團都是我們所擁護贊助和願意與之密切摺手的……我們要抗日我們要救國，爲了達到我們的目的，任何困難和犧牲都所不懼，在所不惜的。」再他們在福建的工作：1 以日人所組織的汗奸軍隊爲對象，積極進行作戰；2 在沿海一帶，協助民衆武裝緝私；3 武裝驅逐浪人和懲罰其他所組織的汗奸集團（如東亞同盟等）；4 爭取軍民，免爲日人所收買利用。他們的口號是「到華南的國防前線去，武裝保衛我們的福建。」（見東北知識」四期）

近半月來熱察武裝民衆揭竿蓋起，聲勢浩大，十七日報載熱察人民自衛軍總司令李廷芳，以蒙漢人民紛起武裝響應，將近萬人，十三日起令一致行動。（一）李英率兩千人由黑河川向沽源推進，十四日與偽師包悅卿部三團接觸，（二）張海軍民兵千餘由熱風經棚大道趨沽源，接應李英，十四日在喇嘛廟與熱偽軍接觸。（三）邢自強唐卓群共騎兵三百餘，十五日進攻崇禮，迄十六日猶與守城偽軍十六師相持中。（四）張仲英五百餘，本擬取南壕壩，十五日該處警局騎巡隊二十三騎來投，因知偽國已有準備，當令巡隊作前導，改取尚義縣城。（五）拉王松爺（蒙人）率蒙漢民兵二千，與張仲英聯合，將經滂江直搗德王府及加卜寺老巢。」察北各盟旗，又組聯防自衛軍，不與匪偽合作。

山西閻主任在全省組織民衆百萬，並武裝三十萬，守土抗戰，由十八團作基礎發展，現加入組織的民衆達八十萬，並有四千餘村長集中受訓。而犧牲同盟會以敵人準備武力侵綏，該會在武裝保衛晉綏信念下，決徵調五萬國民軍官下級班長，開展土貨運動，進行武裝緝私，動員民衆協助軍隊作戰，並檢舉汗奸，對現有六十萬會員加緊訓練。「晉省又釋放政治犯，准赴前方爲國救勞」實開中國釋放政治犯之先導。綏遠的守土抗戰，使敵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並收復偽畢志巢百靈廟大廟等重鎮，並給敵人以反攻這是全國民衆所欽仰的義舉。最近傅將軍並以武川，遼寧，大同，歸綏各地，潛伏汗奸，令所屬嚴法拿辦在冀魯方面也都正

走上禦侮救亡的大道；如冀省府限制日方招工，宋將軍嚴禁盜賣國土，犯者處死刑，並發表談話，將來縱使萬不得已，亦與城偕存亡，決不肯俯首聽命屈辱于人。」而韓主席的談話，更足以使人欽佩：「軍人要盡天職，保國衛民，服從命令，全軍一心共生死，誓不參加內戰，在山東境域內，決用全力以謀人民生命之安全，誓抱不失寸土之決心，如有強敵來侵，雖至最後一兵一彈，亦決抵抗到底。余係一粗魯軍人，不識任何主義……不論那種主義，只要能救了目前的中國，我即贊成，並擁護其存在，援助其發展……目前對內堅主和平，施行憲法，建立民主政體的國家，對外希望要求督促中央收復失地。」再則宋韓在魯商河的會晤，對於冀魯省防及政治交換意見，更表示了他們對外對內政策的一致，而且中委馮玉祥鹿鐘麟，石敬亭諸先生的北來代表中央參加灤州革命烈士國葬禮，這時中央與冀魯間的團結統一上，一定有很好的貢獻。而且抗敵將軍傅作義的來平，重受到各方熱烈的歡迎，高桂滋返平，也或者帶來了一些遠地好音。這都是走向和平統一的徵兆。

四川劉湘將軍有數次竭誠擁護中央的通電報載，最近將赴廬謁蔣楊虎城將軍也曾幾度謁蔣，並願在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之下，禦侮圖存。而廣西抗敵浪潮素高，這次又因日本從事間諜工作，已下令驅逐出境，自崇禧將軍最近表示統一抗戰，桂省隨時將民團交中央調遣，以抵抗外敵之侵略。

至于南京方面，也發表了開放民運，扶助正常言論只要推翻政府都讓其公開存在的明令，並舉行紀念察哈爾抗日同盟的盛會，這是四年來未曾有的首創。在西安事變中我們更看到宋子文孔祥熙孫科馮玉祥等諸先生如何為和平而奔走。宋美齡女士說：「我認為西安做了很重要的道德，鬥爭的戰場，這鬥爭的結果，是為中國將來的大局關鍵，西安所發生的事變，並不是叛變，它是有特殊意義，其嚴重性遠過于民國史上的內爭，他涉及個人的，國家的，和國際的問題，以及最重要的政策……共產黨確實的告訴我們，他們對於扣留蔣委員長事不發生興趣，他們倒是贊成快點釋放……我們既然都是中國人，我們不應該互相殘殺，國內問題應該由政治手段解決，不應該採取武力，這是蔣委員長的政策。」而且十年來相對立的國共兩黨，在目前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彼此都放棄了仇視的態度，實行合作談判，這樣一來更進一步的推動了國內和平統一，加速了民族革命戰爭的早日發動。

（三）在國內統一中應有的警惕

在這全國走向國內和平統一，對外禦侮抗敵的過程中，我們要時加警戒，要揭破一切促使中國滅亡的汗奸謬論，謹防扒手的出現。

目前敵人活動主要點，便在如何破壞團結，鼓動內戰，推動地方反抗中央或促使中央變以武力討伐，並給中國假造赤化，便利宏的侵略。「在西安事變中，它一面促使德王贊助武

力討伐，一面派遣走狗張某潛入西安，以非常左傾的口號，煽動西安青年將校，包圍楊子堅持武力反蔣……他們一面宣傳必需以武力實現張揚八大主張，一面說主張和平的是被中央收買，結果釀成了王以哲被殺的不幸事件，致東北軍上層與中下士兵起了很大的惡感。他來平後，供給敵人許多情報消息，某方大為獎勵，並計劃請他擔任今後鎮壓華北救亡運動的工作。現在他們又在積極的推動宋將軍與中央對立，企圖完成某方的華北獨立計劃，並假造各種情報，說中央在陝變後，逐漸消滅各個地方實力，爲了保全冀察的優越地位，必需要倒蔣反中央，至華北救亡運動這全是共黨在背後操縱，必須立即鎮壓（見「新學識」七期）

從前主編「社會新聞」現在主編「中國研究」和他們臭味相投的朋友們，大罵「全民救亡派（指沈章鄒等七愛國領袖）是土肥原的宣傳隊，是松室的特務隊……應該用盡一切的力量，應該運動一切的武裝……應該毫不猶豫的用機關鎗來掃射，用迫擊砲來轟擊，用毒瓦斯向所謂『左翼』的棍徒們施放！」——難道這種殺氣逼人，主張立刻粉碎「救國聯合會」的見解，果真是「爲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勝利，爲了被壓迫者利益和人格，爲了青年們的靈魂與氣節，特別是爲了真理爲了正義」？（「東知」四期）

在文化建設上也常見這類人的文章，他們說：「民族運動是一個統一的運動！」統一就是抗日」祇要中國統一了，真正統一了，不是名義上的統一，日本自不敢侵犯（葉青語）。統一運動的前提，是消滅封建勢力，而不是反對帝國主義，是內政的一致，而不是對外的抗戰（張濬非語）這種人是以統一取消了抗日，以「消滅封建勢力」代替了抗戰，否認了中國的矛盾，加強了內在的分裂。

現在力主武力討伐消滅異己的殘餘，雖然是不能在中國起決定的作用，雖然是會被和平統一抗敵救亡的浪潮所擊碎。但這派人還在做着他獨覽大權的迷夢，仍在時時的掙扎着，給敵人效忠，來牽掣各方面的力量，施行局部的搗亂，因此四川的謠言至今還未平息，而所謂六項辦法不外：「川軍國軍化，政治中央化，讓出重慶，停止築防禦工事，撤退某幾處的川軍」同時又有扶植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作爲牽制劉湘之謠傳，再則豫鄂皖等地，仍常聽到中央與東北軍衝突，和「勦匪」的消息。而楊虎城將軍又行將出洋。

這些是鞏固國內和平統一，實現對外抗戰的障礙，是會使中國陷于不復之地，走向殖民地的死途，和步西班牙的後塵，因此爲了要救中國，爲了要爭取全民族的獨立解放，這些陰謀鬼計，是需要盡量的揭穿和肅清的。

（四）結 論

鞏固已有的和平統一，實現民主政治，來集中全國一切的力量，發動抗敵的民族革命戰爭，是我們目前的急切任務，所以我們希望：

（一）中央與地方間的矛盾，在抗敵的總目標下，應該用民主的和平方式來解決，因爲

中日的矛盾，已發展到最嚴重的階段了，它已把國內的一切矛盾推移到附屬的次要的地位。爲了對外，我們就無力也不應該來鬧內爭，但避免內爭的辦法，就在認真準備抗敵戰爭，實行民主制度。抗敵，則使真誠救國者爲國效力，必然擁護中央，使陰謀破壞者，也失其藉口，爲人民所唾棄；民主，則愛國者能公開發揮意見，一切開誠布公，取決民意，搗亂份子也無法施展其技倆。如此則四川謠言可以消解，其他異舉，也不至再起。

(二)東北軍的國軍化，我們並無非議，但希望使他們爲收復失地保衛祖國的精銳部隊之一，增強他們的戰鬥力，使他們與各軍隊受到同樣的待遇，培養他們來擔負起這偉大的神聖的抗戰任務，因爲他們都思念着家鄉和祖塋，「保衛祖國」。「打回老家去」，是他們不可移動的迫切要求。

(三)沈鈞儒等愛國領袖應無條件的釋放。沈等愛國領袖，被捕已有半年多的時日了，在這期間，國內外的政治形勢起了很大的變化，內戰是停止了，對外也開始提出了「抗戰」，和平統一已有基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且據他們供詞，「救國會的宗旨爲集中全國力量抗日救國，」「救國會沒有任何主義——如有則爲救國主義，」似此毫無與政府意見相違背的地方，更沒有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點，至「聯絡各黨各派」，亦爲政府所主張，至于說這是法律問題，但法律是與政治分不開的東西，且在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有「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應享有一切自由和權利。」因此我們要求立刻釋放七領袖，並取消陶行知先生等的通緝令。

(四)國民大會的選舉法及組織法，自頒佈後，就惹起全國人士的評議，在三中全會中，決議取消了候選人圈定的辦法，而以「制憲中聘請各方人才」爲辭，增加二百四十名名額這是一個進步，但就此還不夠，還不能適應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第一，國民大會的職責，僅限于「制定憲法及決定憲法實施之日期」，但對救國抗敵，並未提及，中國人民固需要民主的憲法，但更需要抵抗強敵的侵略，需要民主制度爲的是藉此來團結全國所有力量，爭取民族的獨立解放。第二，要集中各方人才祇有經過真正的民主主義才能實現，因此就得：(一)取消一切指定與圈定的辦法，(二)取消當然代表之類的特殊優越權，(三)職業選舉應廢除合法登記團體的限制，(四)學生著作家等團體均應有代表名額。

(五)開放民衆運動，及人民生活的改善。開放民運，中央早有明令發表，晉綏及陝西組織民衆，亦有相當成績，但這還是不夠，還不普遍，因爲民衆在抗敵戰爭中佔有決定的意義，要他們有民族和國家的強固觀念，首先須要有言論出版結社等絕對自由，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政治水平，並以他們作政府強有力的後盾，以他們偉大的集體力量，去督促政府發動抗敵的神聖戰爭。但改善他們生活爲抗敵必要條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動員最廣大的民衆爲民族解放的事業而奮鬥犧牲。因此各種苛捐雜稅的取消，禁止高利貸，規定最高利率，整理田賦，切實救濟災荒等事，爲目前急須解決的任務。

(六)要戰勝強敵，必須依靠我們民族自己的力量，只有動員全國人民才能致勝敵人，但我們並不是不需要國際上的援助，我們要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國家，加入世界和平集團，與英美法蘇等國訂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並在不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條下，利用外資，進行國防的國民經濟建設。

本刊徵求推銷員

啓事

啟者本刊創始以來，深蒙各界嘉許，感愧之餘，川益奮勉。爰自本期起擴充篇幅，並增多印數。各地讀者，如有願負責推銷者，可逕向本社接洽，當照碼七折計算，以示優待。

新西北社啟 六月廿五日

本刊徵稿條例

- (1) 本刊各欄，除時事瞭望外，均歡迎投稿。
- (2) 本刊特別需要有關西北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社會生活，風土人情等問題的譯著。
- (3) 來稿以內容充實，不空發議論者爲上選。
- (4) 來稿請勿超過五千字。
- (5) 來稿千乞用方格稿紙繕寫清楚。
- (6) 稿件發表後暫以本刊爲酬；其不適用而附有郵資者，當于二星期內退回。

新西北

第一卷第四期

編輯者：新西北社

發行者：新西北社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通信處：北平宣內師大文學院
汪文中先生收轉

目價定預	冊數	價目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法幣一元
法幣六角		

本刊零售每冊大洋一角，特大號另訂。

本刊第二期目錄

- 直夫：「悲莫大于心奴」
正甫：談私關
直夫：「建國」與「抗日」
致中：談和平
文野：不算笑話
天雁：陝西之今昔觀
劉亞生：我們的生活爲什麼一年不如一年？
正紅：再分析大學生的出路
惠民：中國的新進步與敵人的新進攻
高索譯：一個社會主義信徒對現世界的瞭解與
 展望
余山青：十餘年來陝西留平學生的刊物
李忠元譯：當高爾基回來的時候
嬰：「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江弘基譯：普希金——俄國的莎士比亞
- 李致中：瑪爾利迦的悲哀
洪濤：烟畝預借捐
王謝：西北風
江俠：這是最後的一線
煥登：紀念總理逝世十二週年香山旅行記
哨兵：舊聞新鈔之一
文野譯：給法國工人的宣告
文秀：日觀峯自殺
哨兵：舊聞新鈔之二
眞：看「今日之蘇聯國」歸來
連生：西安通信
鼎新：保定通信
獄夫：西安的婦女生活
編後

本刊第三期目錄

- 鈴：綏戰迫在眉睫
直：糾私與開放民衆運動
頑：太平洋圓桌會議
誠：川災與川謠
洪：又是浮尸！
奇：楊虎城將軍出國
魯克：西北政局的展望
文正：怎樣紀念五月
城籬：目前西北災荒之嚴重性
洪基：三談大學生的出路
江駿：會考給了我們些什麼？
王德鴻：如何改進陝西教育
芳：婦女究竟應該到哪裡去
- 若蘭：五月與婦女
李致中：賣花女
眞：遊園大會紀盛
冶爐：歸陝雜記
江俠：國難三部曲
卡正：眩睡不得！
豐園：捉賊打鬼集
東京通訊
怒吼了的西安文壇
富平通信
陝北特區訪問記
編後記